

吳越春秋
絕書

吳越春秋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重刊吳越春秋序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以掌記時事若孔子因魯史以脩春秋者是也吳越春秋乃作於東漢趙曄後世補亡之書耳大抵本國語史記而附以所傳聞者為之元徐天祐謂其去古未遠又越人宜知越之故視他書所記二國事為詳得之矣天祐之所考註亦精當第謂其不類漢文者其字句間或似小說家觀儒林傳

稱其所著復有所謂詩細者蔡邕讀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今論衡故在也鄙俚恠誕者不少則東漢末亦自有此文氣矣謂其非全書則吳越顛末亦備矣隋唐經籍誌多二卷意者西施之至吳范蠡之去越乎若附會於讖緯夢卜之說則固當時所尚而左氏傳春秋亦多迷焉不可盡謂其無據也其大旨誇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傳

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矣自科舉聲律之學興而古書散佚無留意者雖好古博雅之士歷代經籍志所載亦或不能舉其篇目故有志於集古者皆在所取也去年秋監察御史寧鄉袁公大倫奉命來按吳體正而蠹剔威加而惠流乃本古觀風之法訪吳之故於吳邑侯任丘鄭廷瑞侯素稱稽古尚文歷舉郡乘所載者以對公問其所本始

侯辭焉公乃手出是編授之侯讀之曰命之矣古者使於其國仕於其邦不能舉其地之故君子耻焉吾乃今知吳山川城郭之所名也吾乃今知封疆因革之所始也吾乃今知民情土俗之所由也吾不忍自私當重梓以行於吳人俾無忘厥本乃屬郡史馮弋等錄而刻之既成走書屬子序蓋侯第進士時以子為知己而袁公亦吾榜進士之

傑也嗚呼孟軻氏稱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觀二國之興而債債而興斯昭昭矣驕畏之殊興亡所繫忠讒之判禍福攸分可畏哉予竊怪夫大言無術自暇以怠人者曰大數已定無庸人力又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英雄駕馭之言非臣子思患預防之策也禹益傲惕於三苗之師成

康不忘乎戎兵之詰其見遠矣是書所載若胥之忠蠡之智種之謀包胥之論戰孫武之論兵越女之論劍陳音之論弩句踐之畏天自苦臣吳之別辭伐吳之戒語五大夫之自效世亦胡可少哉所載孔子子貢事不可據而其謀則在當時遊說之至高者也相傳越絕書為子貢撰抑亦有所本云噫書稱軾怒鼂尚足以激士而况讀其書論其

世能不少動於衷者其亦非夫也夫至於司職方掌外史地里所在必有所因而名附會以成其說者多不可辯驗然與其信乎今不若傳諸古與其徵諸遠不若考乎近是又今日鄭侯崇信此書之意而袁公博古之功不可誣也因附予所欲言為序

弘治十四年歲在辛酉夏五

朔旦

賜進士及第翰林

國史脩撰儒林郎華亭錢福與

謙序



吳越古稱東南稱之邦然當其盛疆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而况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為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

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唐志作煩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隋志缺傳字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為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為之傳註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為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

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
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
越春秋今曄本咸無其文亦無
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
皇甫所未考正者耶曄書最先
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曄又山
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
事為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
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僚若
著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
已君臣反覆上下其論議種蠡
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

諫一不聽則亡皆鑿鑿然可以
勸戒萬世豈獨為是邦二千年
故實哉曄書越舊嘗鋟梓歲久
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獎厲
學校蒐遺文修墜典乃輟義田
廩羨財重刻于學不鄙諛聞屬
以考訂且命序其左端夫越人
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闕
不為無補遂不得辭厥既刊正
疑訛過不自量復為之音註併
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于下
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

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
定又無皇甫本可證姑從其舊
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
世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
祐受之序

吳越春秋目錄

上卷第一

吳太伯傳

元本太伯傳作吳王太伯傳太伯三以天下讓宜王而不王者也吳之後君又未嘗追王之尊之曰王名不與實稱也今去王字以從其實

卷第二

吳王壽夢傳

卷第三

王僚使公子光傳

元本不曰吳王僚傳而曰王僚使公子光傳蓋謂使之伐楚耳光即闔閭既自有傳此云使公子光贊也今姑從其舊

卷第四

闔閭內傳

卷第五

夫差內傳

元本闔閭夫差傳皆曰內傳下卷無余勾踐傳皆曰外傳內吳而外越何也况蹇又越人乎若以吳為內則太伯壽夢王僚三傳不曰內而闔閭夫差一傳獨曰內又何也今不敢輒去內外二字姑存之

下卷第六

越王無余外傳

卷第七

勾踐入臣外傳

元本越王勾踐入臣獨無外傳字今補其闕姑從越語傳亦作外傳云

卷第八

勾踐歸國外傳

卷第九

勾踐陰謀外傳

元本勾踐入臣歸國伐吳諸傳皆書名獨陰謀傳書越王而不名不知何妻今於陰謀傳去越王二字而書勾踐從諸例也

卷第十

勾踐伐吳外傳

吳越春秋目錄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後漢趙曄撰

吳之前君太伯者論語作秦伯後稷之苗裔也後稷其

母台氏之女姜嫄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邵文帝之後姜姓封國晉語曰黃帝以嫄水成炎帝以姜水成黃帝為嫄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

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

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

為人所感後姪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

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履帝武是也天猶令有之姜

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折疑當作辟易而

避之詩云誕置之隘巷字平麟字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

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亦種也禾黍桑麻五穀

相聲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地水高下棗稷黍

禾稊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

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

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為

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后稷嫡姪氏生不窋樹地志曰不窋故城在魏州弘化縣南三里遭

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鞠

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

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慶節子里

差弗若弗于岐陰世本陰作榆駁陰子公非公非于高國高國子亞

祖類于古亞圖雲毛詩史記前皆

行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始而伐之薰鬻孟于作

以皮帶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

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

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所以止也而為身害吾所不

居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徐廣曰

縣東北有曲亭柱預云處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曲即邠也又徐廣

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

美陽即今岐州岐

相帥負老携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

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

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虞仲少曰

季歷太姜生少子季歷即王季也季歷娶妻太任氏音秦王詩大明篇擊國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列女傳太任擊任氏之中女生子昌昌有聖瑞命驗曰季

古公知昌聖欲傳國秋之月中子赤黃丹書入于黠止于昌戶其書云此蓋聖瑞丹書文多不載

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

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

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南岳遂之

荆蠻斷髮支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

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

號為勾吳漢地理志太伯奔荆蠻號曰勾吳願師古註夷俗語發聲猶越為干越也吳人或問何

像像徒當作據而為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

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

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為

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

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

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伯大

所鄙謂之吳城在梅里平墟今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

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

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脩先王之業守仁義之

道季歷卒于昌立號曰西伯按孔叢子羊容問于思曰周伯右讓封為王者之讓

至太王季文王此為諸侯莫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

歐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主饋相世之賜故文王因之

得尊征伐此諸侯為伯也召公分陝謂之召伯也通公劉古公之術業於養老

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濱而往西伯

卒太子發立發武王名任周召周公旦而伐殷天下已

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大王追封太伯於吳太

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城之地對昭云無錫縣東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為正仲雍立是為吳仲雍

仲雍卒于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熊熊

子遂遂子柯相相子彊鳩夷夷子餘喬疑吾吾

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子禽

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史記世家熊子遂作藍專作轉熊周古史考作柯轉畢作專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

開晉之伐號氏畢子去齊齊子壽夢立步左傳莫正義而吳益彊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

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公切史記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史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

魯成公會於鍾離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魯成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深問周公禮樂成公

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

曰孤在夷蠻徒以推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

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子靈適吳以為行

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見左傳成公七年拔巫臣怨楚于叛楚使其子孫庸為吳行人非巫臣為行人也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楚莊王怒使子

反將去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讎於是吳始通中

國而與諸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于反

十六年楚恭左傳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

兵伐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歸三

日吳人伐楚取焉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孤庸為相任以國政

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

曰餘祭祭例次曰餘昧昧莫切次曰季札季札賢

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

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

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

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與今欲授國於

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

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

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

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壽夢卒杜預曰

壽夢要子之疏諸樊以適適通作嫡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二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年卒是為襄公二十五年此書止載

元年事餘皆不書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

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

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

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

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

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

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

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為

季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為國周道就成前人

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

公卒宣庶存適止曠亡者公子負勢故太諸侯與曹人

不義而立於國子臧魯宣公庶子聞之行吟而

歸曹君懼將立于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左

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

而耕於野吳人舍上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

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

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之采邑也漢改

郡人為晉陵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

封慶封數為吳伺祭祭當故晉楚伐之也吳王

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左傳襄公二十

吳句餘子之朱方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素隱曰餘祭以二十九年

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餘或別吳一人今按春秋

於明年書閻欲吳于餘祭又年朱餘祭四年守閻殺餘祭則句餘非別

為一人矣世家年未皆在餘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

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二十三年當剛十五年

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

至乾谿在燕國城父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

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

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

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

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見左傳昭公十七年以報前

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止舟舟名餘皇為楚所獲亦曰餘皇光懼因

捨復得王舟而還捨字不通疑當作搆蓋捨其不備取之以辟光欲謀殺王

僚未有所與合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

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伍子胥

者楚人也名負音音負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

前名當作前人舉即奢之父負之祖以直諫事楚莊王王即位三年不

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

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

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

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

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

射者所圖絃矢卒音祥急逐發豈得冲天而驚人

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

叔敖任以國政史記曰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遂霸天下威伏諸

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杜預曰南即華容縣有臺在城內與

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

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

土木之崇高蟲鏹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

凄啖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

國氛後氣也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用守備之計

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

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

焉諸侯忿怨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

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

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楚平王有

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費無忌左傳

作無極史記亦作無忌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於秦

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

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

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深

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已也乃復讒太

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守城父服虔曰城父楚北境

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備邊兵頃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

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踈骨肉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為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耻雖冤不爭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耻及遇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

餘里奢久囚繫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夜感恩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于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巳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微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讎不除耻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決當作訣別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讎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

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此執而囚之復遣

追捕子胥胥乃貫馬還切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

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

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

報汝平王平字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謚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後人追書也欲國不滅

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

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

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

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讎矣聞太

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

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負

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兄父為之奈

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

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

胥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讎

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讎不與鄰鄉共里今吾

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

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

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

人與華氏因作大亂華氏華亥華定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子胥乃與

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子建又適晉晉

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內

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

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

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負與勝奔

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負因詐曰上所以索

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

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

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

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

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

蘆之漪子胥即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

兮子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寢急兮當

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溇溇

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

作尋四又曰何怡切四尋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

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

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
鮑魚羹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
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
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為子取餉子
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大人豈敢有嫌
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
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
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今得伍胥者賜粟五萬
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
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大人
姓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
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蘆
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
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
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
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今建
康屬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管中有飯子
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

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眼窮途
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
宮飯其盎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
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
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
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
從適何宜饋飯而與大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
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
手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
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
聖明也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
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
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
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
且智彼必復父之讎未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
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
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
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

壯之氣稍道其讎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

為興師復讎公子謀殺王僚恐于胥前親於王

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伐楚者非為吳

也但欲自復私讎耳王無用之于胥知公子光

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音說以外事

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與師用兵於

比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

以意救急後與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與

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

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

得勇士專諸左傳作專諸者堂邑吳地漢地理志為人

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

聞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

呼即還于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

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于視吾

之儀寧類愚者也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

必伸萬人之上于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

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

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既

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

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

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

長曰諸樊名過史記索隱曰過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

次曰餘昧春秋作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

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去聲止在諸侯未還

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

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

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

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

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

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

知進之利不親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

并力惟夫子詮言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

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

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

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

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

過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故母在鄭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實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過伐楚門于巢杜預解過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卒諸樊之元於是三十年夫此書云僚遣公子當是公子九非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蓋傳與杜解俱誤耶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遂滅巢及鍾離而還世家所記與此合巢今無為巢縣吳所以相攻者初楚之邊邑胛梁史記曰小梁之

女與吳邊邑處女鬻爭界上之桑史記曰小梁女子爭桑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書作十二年又伍子胥謂白公勝即太子建之子其後惠王以秋為冬皆誤伍子胥謂白公勝召勝歸楚使居邊邑解處曰白楚邑名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

襄信縣西南有白亭勝奔吳事見前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然楚國有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

坐泣於室

坐泣於室

十三年索隱曰據表及左代僚止合有十二年事合史記世家乃書云十三年此書以承世家之誤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世家同表作張字此書葬字恐是喪字之誤使公子

蓋餘燭傭左傳蓋作掩傭傭傭王僚母弟以兵圍楚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

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

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

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

士於窟室中左傳作璫室史記作窟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曰

光心氣快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隸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

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軋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

裹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

前專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

戰有技兵也周禮戰長丈六尺增韻變技為戰車技為文軼說文
車輪小穿周禮大軼徐兩軼注軼謂兩軼詩註曰車軸之端貫較
者為軼較末之小穿容軼者為軼此言立戟
交軼謂較之生如軼之交倚專諸之胃也 胃斷臆開匕首如

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

諸眾士擾動公子先伏其甲士以攻僚眾盡滅

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

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曰苟

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

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命

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備二人將兵遇

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

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吳使徐人執掩餘
舒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
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國為楚
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左傳作闔廬 史世家同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

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

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

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國霸王何由

而可伍子胥膝進膝行而進 出莊子垂淚頓首曰臣楚國

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

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

闔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繫禦之使今幸奉

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

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

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

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

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

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

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

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

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

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闔門者以象天門通闔闔風也史記律書闔風居西方闔者倍也闔者蔽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地戶為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闔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繞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劔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劔越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劔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劔采

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劔聞於王使子作劔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劔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廡經叢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劔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劔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劔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劔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劔之鏗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劔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劔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

作金鈞今曰能為善鈞者賞之百金吳作鈞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豐

豐通作金遂成二鈞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

曰為鈞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

鈞乎作鈞者曰吾之作鈞也貪而殺二子豐成

二鈞王乃舉衆鈞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鈞甚多

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鈞師向鈞而呼二

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

聲絕於口兩鈞俱飛着父之胷吳王大驚曰嗟

手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

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來奔吳王問子

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左傳史

伯州犂之孫平王誅州犂喜因出奔聞臣在吳

而來也闔閭曰州犂何罪子胥曰白州犂楚之

左尹號曰郢宛郢當作郢詳此書似以伯州犂郢宛為一人按

春秋昭公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郢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犂之子曰郢宛郢宛之子曰伯犂宛亦楚伯又別氏郢吳世家曰楚誅伯州犂其孫伯犂奔吳此云

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

語襲朝陳通切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

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家以

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郢宛之

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殺猛而好兵子必前陳

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

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

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誅郢宛諸侯聞

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閭見

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于前人

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

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

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

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為

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安問于胥曰何

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

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

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

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

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于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卧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乎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馬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量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功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干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

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津水神果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楊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恃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特要離乃控訢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干音作被詰責恨怒並發瞑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誡其妻曰我辱勇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作志瞑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闌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梓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曰子辱我於大家之喪一死也歸不闌閉二

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訖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梓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訖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皆占者。占說要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僂，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聞，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

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殺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聞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典當作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鈞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梓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曰：可。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吾

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吾等為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鑿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

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所以蔽身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今日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抱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鎖鈇斧也鎖鐵也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聲去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搗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

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度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備謀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即江陵之紀南城也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

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恚咸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

伯州卒與評定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鄰國

所笑且鄰郢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自白喜乘威銳志結讎於楚故疆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于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曩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吳王有女滕王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閭閻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椁題湊為中題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閭閻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越絕期皆作明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

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
 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
 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
 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左傳文記
俱作元常使
 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
 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
 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
 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
 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
 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
 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
 曰其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容
 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
 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今字
雷作
 合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
五里溪傍即赤堇山一名
 鑄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潤若耶而取銅破堇
 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邪溪之鑿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
 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
 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

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盧之
 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
 今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得而殺之
 于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
 吳拔六與潛二邑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侵楚伐夷侵潛
六姑用子胥之謀是為闔廬四年子胥傳
亦合今此書以為三年何也六古國韋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
安縣是其地潛在六西南今為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作蕭
 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曰
 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
 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朐里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始
預詳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雋里在傳也
記俱作朐李鴻音朐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朐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
名瓦字子常此當言公孫不得
于也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
 於豫章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東江以北地名孔
之名按宋武帝討劉毅道王鎮惡先擊至豫章曰豫章曰夫江
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郡名之豫章也吳王
 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不得入郢二子
 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破之遂圍巢克之
 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以歸為質見左傳定公二年宋德曰
富為闔廬七年史年表世
家皆書之六年此
書以亦因以為據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

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

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為兵天下疆敵

也今臣與之爭鋒十止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

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

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

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曰昔蔡昭公朝於

楚有羨表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獻之昭王

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

不與子常三年留之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

二文馬二馬名蕭與駿馬也子常欲之公不與亦三年

止之唐成成當作人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

成公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

公歸國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囚

願賞竊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嘗

絕口蔡人聞之固請獻羨珮於子常蔡侯得歸

如晉告訴以子元與太子質左傳云以其子元與大夫之子為質者是而

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

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良侵食諸侯困辱

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二君有謀唐侯左傳作蔡侯

使其子乾為質於吳三國合謀伐楚舍兵兵當作舟從淮來過

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為陣漢水出武都

沮縣經東陽至江夏陽安沮縣經東陽至江夏陽安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別山

至於大別山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陽縣為貢至于大別今漢陽縣北有大別山地志水經

豐者非三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止史皇曰今子

常無故與王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

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柏舉楚地闔閭

之弟夫繁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

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

繁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

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吳

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吳因

奔而擊破之雍滯左傳作雍滯五戰徑至於郢王追

迫於吳冠出固將亡與妹季芊歸切楚姓出河淮

河水出崑崙與淮同姓預曰淮水出新城品縣東南至投江縣入江

吳楚王西走也按水經淮水出郢都縣鄧道元注淮水出陳留縣西

入郢求昭王王涉澗濟江入于雲中楚有雲夢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

郢夫人夢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暮宿羣盜攻

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左傳作王孫由于隱王以背受

之中有王懼奔鄭音云公陵有鄭城楚昭王時鄭公所築今松滋也大夫鍾建

負季羊以從鄭公辛得昭王大喜欲還之其弟

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殺之謂其兄辛曰昔

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

臣敢讎之者夫乘人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

孝也動無令名非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季

弟巢以王奔隨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

在漢水上者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

何寶之寶當作保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

重患也隨君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

今隨之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

改若今有難去而棄之今且安靜楚敢不聽命

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俱

亡陰與吳師為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即割

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留伍胥

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

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

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

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

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

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公大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及師入郢則獻公時

此亦云定公謀乃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

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

得一橈音曉小橈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

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

如是毋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

為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怖令於國有

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

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悲哉吾蒙

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

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

胥止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

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僂屍

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躡踵石切足下也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公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桓公誤素沉酒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桓公桓當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子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戾德傳國語無厭王不憂鄰國一作美德墮場之患逮吳之未定王其取分扶簡馬若楚遂亡於秦何利則亦亡君之上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為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閭閻破之嚮里興

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槩即會之左傳作自撰會之撰楚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覆七月楚司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滅之唐後吳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槩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為吳王闔閭聞之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溪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棠溪亭應劭曰堂縣本房子國闔閭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於淮澁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兄身戰暴骨草野馬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亡國失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荊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讎如此

者也行去矣吳軍去後昭王反國徐天祐曰楚何其多亡臣也折公難

子子靈黃皇奔晉迷為謀主楚是以有號角靡角巢駭陳之敗伍舉之奔鄭也待逃奔晉賴釐子有言益其爵祿而反之子孫復仕於楚由是世為忠臣其後伍奢伍尚辛因讒口無罪而父子就戮此子胥之出亡所以報楚入郢離其舊君而甘心焉是舉也隨與鄭亦與有憂而唐辛受禍微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國詩云

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犁而冠不絕於境

至乃掘平王墓戮屍斫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

王困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

作窮劫劫疑當作切之曲以暢暢當作傷君之迫厄之暢達而暢達當作切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烈疑當作劣不

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

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切怛垂涕

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

發留兵縱騎虜荊闕楚荊骸骨遭發掘鞭辱腐

屍恥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

卿士悽愴民惻悵音哀悵悵悲貌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

更隱撫忠節勿為讒口能謗衰昭王垂涕深知

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子胥等過溧陽瀨

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於一女

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

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

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

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

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

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

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

吳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餽將到之日過時

不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餽而食不知其

臭王復重為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餽者自闔閭

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閭門曰破楚門

復謀伐齊齊子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為太子

波聘齊女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湣出而女於吳即此也女少思齊日夜號泣

因乃為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

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今

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案字記常燕虞山有齊女冢以望

齊國闔閭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

太子亦病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

定計波太子詳下文則夫差為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夫差日夜告於

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

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闔閭有

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

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

子者莫大乎波秦秦字之子夫差闔閭曰夫

差當有字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

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

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太子使太

子屯兵守楚留止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

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越絕曰射臺二一在華北昌里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里按

華池南城宮舊傳皆在長州縣境闔閭出入游卧秋冬治於城中春

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蘇山亦名姑胥旦食組

山越絕作組山晝游蘇臺射於鵝陂馳於游臺興樂石

城在吳縣東北吳之離宮越王獻西子於此走犬長洲有走狗塘白斯止闔閭之

霸時於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音婆番為都陽縣屬九江

郡今饒州也徐天祐曰吳楚世為仇敵吳自代業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

楚子重子及一歲七奔命而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則亡臣任負伯駱為

之也其間楚德練麻五邑之役與庸浦旱舟鵝岸傍鐘州來鐘艾之載此書皆畧而不載云楚懼吳兵復往乃

去郢徙于蔦若蔦若字誤當作如按左傳定公六年吳太子於

平遠郢於郢世家闔廬十一年吳太子夫差伐楚敗番楚而去郢徙都

十一年即定公六年杜預曰終當闔廬子夫差兄史以為夫差常隱謂名異

而一人耳此書又以為太子定伐楚故番而不著當年未詳孰是都音若服皮曰楚邑今襄陽也當此之時吳以子

胥白喜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

越左傳定公十四年吳伐越句或大敗之闔廬傷將指運卒於陸史世家

越年表皆記之闔廬十九年與傳合此書但云南伐於越而畧其事何也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禮注夫音扶差初皆切較乘註同伐齊齊使大夫高氏

謝吳師曰齊孤立於國倉庫空虛民人

離散齊以吳為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

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

濫也吳師即還左傳哀公九年吳子使來微師伐齊十年吳子使來復微師是為夫差十一年也此二

方謀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比伐齊十二年云夫差復比伐齊

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不敢

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比伐齊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為夫差十二年與此書合史世

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

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

吾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

信浮辭偽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

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

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

曰我數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

俱亡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鮑氏鮑也屬

其子改姓為王孫氏欲以避吳禍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之曰

子胥為強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

未與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鮑

晏鮑叔牙晏嬰故前與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

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恥之夫魯

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無意一

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

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北之齊見成恒

史記子貢傳作田常因謂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

成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

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

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

甲堅士選器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

也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

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

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

欲破魯以廣齊隳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

君上驕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為是子貢傳同下恣羣臣而求以成大事

難矣且夫上驕則犯子貢傳犯作恣者是臣驕則爭此君上

於王有遠越絕及于貢傳皆王作主遠作卻卻與陳同而下與大臣交爭如

此則君立於齊危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

王剛猛而毅能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

禁齊遇為擒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

環之人民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敵之臣

下無黔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

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

疑我之心為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為

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

陳恒許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

者不絕世而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

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疆臣竊

為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義存

亡魯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為是害暴齊而威強晉則王不

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

勞力夜以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
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
之疆不過於魯吳之疆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
不聽臣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疆齊不
勇也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
居越絕困居作困死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
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東見越
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此僻狹之
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乃至於此子
貢曰君處故來越絕處字不通越絕作甲君故來與下文甲字相應越王勾踐再拜
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為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
矣孤敢不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
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
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
未發而聞之子貢傳聞之作先聞者是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
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
戰軍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鼈

見矣國語作是見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王聲以

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

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

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

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強而不能行其威

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今於下者其君幾乎

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幾乎幾惟

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

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

兵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

矣越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

國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為墟棘身

為魚鼈國語鼈下有餌字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

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也今大

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越絕作以疑請者是孤身不安重席

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聽雅音既已三

年矣焦脣乾舌苦身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

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臂越絕作

膺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

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

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

貌易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

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

馬今大夫有賜存亡國舉國語舉作興死人孤賴天賜

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為人貪功名而不

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于貢曰臣觀吳王為數

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思作息大臣內引讒人益衆夫子

胥為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

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為國其身死而不聽

太宰嚭為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

身善為詭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

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

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貢子

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

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遁逃走
樓于會稽國為墟莽身為魚鼈越絕鼈下賴大王
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
敢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
越使果來曰東海使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
下更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
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遁逃會稽賴王賜得奉
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
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
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若將遂
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人以
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
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
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
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仁也
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
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
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

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為之奈何定
公曰何以待之于貢曰修兵伏卒子貢傳伏作休以待之
晉君許之于貢返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
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姑
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乃命
太宰嚭告曰寡人晝卧有夢覺而恬然悵焉請
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鑪音歷蒸
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鑪音吳刀名鑪
而可切玉殖吾宮牆流水湯湯音商越吾宮堂後房
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為寡人占
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
德鏘鏘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鑪蒸而
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
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鑪殖宮牆者農
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
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
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
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為

于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
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
公弟越絕長城公弟公孫聖聖為人少而好游長而

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

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卧姑胥之臺

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于占之急詣姑胥之臺

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

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

聖仰天歎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

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

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

以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

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

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

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比伐齊

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為占之

其言吉凶公孫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

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

聞好船者必弱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於

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倖倖也明

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鏗蒸而不炊者大

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

陰也北者匪也兩鏗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

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

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

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盲僮越絕首作爾與死

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

也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憤肉袒徒跣稽

首謝於勾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

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

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

吁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

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為柱提我至深山後世

相屬為聲響於是吳三乃使門人提之蒸丘一名

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為聲響哉太宰嚭趨

人名陽山在吳材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

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
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
及從勾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
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
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
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徵
幸他國猶治救痼古疾切齊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
矣痼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
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
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
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
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
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
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
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
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
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醜又與白虎并重
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敗天地行

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
軍臨比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
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
宰嚭受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
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與師伐齊子胥
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
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
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地齊之上齊師敗績吳王
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
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葦吳不知所安集
設陣為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
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
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國
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
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
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疆讎於楚今前王
譬若農夫之艾與刈同漢書項羽傳斬艾殺四方蓬蒿
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令大夫昏耄而

不自安生變起詐恣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
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
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
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
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
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
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
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焉若不覺寤吳
國之命斯促矣負不忍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為
擒負誠前死掛子胥傳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
吳王不聽坐於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
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
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
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
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
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
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
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

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
王置酒文堂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
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
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為寡人有功吾
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於寡人吾
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夫如何羣
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養士羣臣並進見
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
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
於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
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偽辭以曲為直舍讒攻忠
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
荆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專
權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
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
得為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亡矣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
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

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
 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
 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
 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
 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屬鏤劍名又力
 子胥受劍徒跣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僕切
 曰吾始為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
 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
 劍吾今日死吳宮為瘞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
 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
 得汝之願公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
 忘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
 大怒曰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於齊鮑
 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
 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為
 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為友遂伏
 劍而死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是為夫差十二
年此書載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
反從左氏 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子胥得
連書之耳

夷華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地 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
 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
 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
 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
 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
 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
 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
 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子胥
 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
 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
 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
 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
 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中心悛
 然悔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
 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為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
 王復伐齊闕闕義與同左傳闕地及 為闕滿於商魯之
 間北屬蕘國語作 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

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袷當作袷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蛸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搖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蹶蹶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躍登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培其旁闇忽培中陷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觀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

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三江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郡賦註松江下七入五湖之中五湖一說黃湖遊湖胥湖梅湖金湖也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遠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始當作姑胥臺徙其大舟舟即餘皇吳敗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侯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遠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今各盡其死夫差昏秣馬食音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杖出火於造閭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劔閭既鑄成于時莫耶二劔餘鑄得三千五號扁諸之劔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蒙白髦素甲素羽之增短矢車昭望之若茶周禮望飲其茶白也註韋華遠賦之當如韋考之色詩有女如茶葉茶葉茶也孔氏曰茶是茅草秀出之穗葉是白貌王觀秉鐵

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
 矜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與黑甲烏羽之矜
 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
 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
 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
 今童褐請軍國語作童褐請事童褐言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曰兩軍邊國語作
 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而造弊邑之軍
 墨敢請辭故國語辭作亂謂先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
 周室卑弱約諸侯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
 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
 絕於道始周依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
 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史記說雖傳辭行蒲服詩刺衛也不肯長弟徒以爭彊孤進不敢去君不命
 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在今日不得事
 君命命字當作亦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孤躬親聽
 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左足與褐決
 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既以通
 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

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
 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
 君宜許之以前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
 徒許必明其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
 周吳為先老可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
 復命於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
 臣並在吳王稱公前國語前字下有數字晉侯次之羣臣畢盟
 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
 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章山即馬寶所謂內方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長林縣濟三
 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為害乃命王孫賈
 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
 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劔挺鉞與楚昭王相逐
 於中原天舍其忠國語作衷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
 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
 忍其惡被甲帶劔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
 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
 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沂淮縣當作沿順流而下沂逆流而上開
 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周

王答曰伯父今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

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

憂焉乃賜弓弩王詐以增號諡已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諡國語不

吳王還歸自池池字上當有黃字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檣李吳師

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

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

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

乎吾請獻勺甬東之地勺句章甬甬江東東甬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今

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

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

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

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

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魯哀公十二年十七年越

皆夫望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當皆不載史於夫差二十年

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吳社稷傾誤吳使不

為備初無伐吳事此云越復伐吳即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

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馳夜走

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即陽山宵中愁憂目視茫

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飢顛得生稻而食之伏地

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

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倥偬也王孫

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傳云吳王

世祠於江上因命曰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

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

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

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

生瓜起居道傍于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

歎曰于胥所謂旦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

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

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

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

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

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

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卅世得聖也得字下當有

合寡人得邦
誠世和事 須史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

提鼓右手操袍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

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

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

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

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

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國

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

大過六以至于于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

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

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

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

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

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

大過五也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

伐之不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

徐天祐曰天差成於宰嚭之言忘父之讎釋越不誅為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吳若曰因辱吾君與君夫人使董雋養馬給水除糞猶為有辭令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幸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以吳欺越為大過種也無乃失辭乎

如命大天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

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

為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本帶步光之劍

伏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

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

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耻也世

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于尚有遺榮何必使

吾師舉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

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

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

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

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知愧辱而

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

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

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

吳世家曰越王滅吳
曰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并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
詔亦同時就誅夫徐天祐曰惡拔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為哀公二十四年
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惟使因太宰嚭而納路馬乃止然則吳
之亡也誅逐臣越夫固無忌也史世家及此書所載何其與左氏相去也
且誅貪而後至於亡國喪君死有餘戮越人既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
其實皆越而不以其不忠為罪耶漢丁公之戮可以戮天下之為人臣

者越於是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視

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

必連繫國語組字上有結字組以罩吾日恐其不蔽願復重

羅繡三幅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

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抗山卑猶

越絕曰夫差葬在猶亭西卑猶位近太湖去縣十七里季隱曰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徐枕山一名卑猶山是也越

王使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隲越絕隲土以葬

之宰詒亦葬卑猶之旁越絕言宰詒之死者五曰鴛夫差殺其妻子又曰三臺者詒妻子死所也常詒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耳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伯之事終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是也斯言也乃後之人多其功是非子貢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或者所載未必盡實宰詒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其後詒死於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冢墓如巫臣妻離干將之類皆具載圖志獨不及宰詒冢何也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後漢趙曄撰

越之前君無余者也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越舊經作無餘夏禹

之末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顓頊之子字熙帝赤玉世紀曰鯀帝曰大史公以鯀為顓頊之子其世太遠與同以鯀通鑑外紀從之古史近得之此書以為顓頊之後曰後者可以通子孫言之也鯀娶於

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

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

產高密世本曰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宗忠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鯀妻脩己已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而生禹名文命字密史記以文命為禹之名孔安國謂禹為名張晏謂禹為字今並存之家于西羗地

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廟元初郡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註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唐承和即今石泉軍帝堯之時遭洪

水滔滔天下沉漬九州開塞四瀆壅閉帝乃憂

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嶽乃舉賢

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薦人帝靡所

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曰鯀負命毀族

不可尚書堯典作方命圮族史記堯本紀作負命毀族堯義曰四嶽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

微曰等之羣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

載功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鯨之治水無有形狀

乃殛鯨于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胎山縣鯨投于水化為黃

能或作熊因為羽淵之神左傳昭公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

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杜預解熊音雖獸名亦作熊如字一音收束切三足獸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熊能負足似鹿然則能既熊為又為黃熊類作熊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下用舜與四嶽舉鯨之子高密

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勲禹

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委字下當有任字而

已禹傷火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既擊字不通疑擊字之誤淮

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

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棠黃

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

號曰宛委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一名王筍山赤帝在闕其巖之巔承

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白

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

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

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

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為戲吟故倚歌覆

釜之山輿地志會稽山有石狀如覆釜謂之覆釜山一名釜山亦而朝之於釜山釜山在越州懷戎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

書者齊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

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

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徐天祐曰

至越其至楚在會計之時非治水時也禹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

禹治水時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于外而禹貢云作土有

三載乃同或者以為比禹治水之年通鯨九載言之也禹誥曰禹治水

三年而八州平是上二年而九州平也禹誥曰禹治水三年而

成之年然則禹之成功不過三四年間耳此書謂勞身焦思七年功未

及成乃東巡登宛委發金簡之言得通水之理使禹之治水七年而後

得神書始知通水之理不已復返歸嶽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

脫手諸若此類蓋傳疑尚矣南嶽衡山又名霍山泰輿回

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遠巡行四漬

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

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

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

曰山海經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會稽志塗山在山陰

縣西北四十五里鰲嶽義塗山有四會稽之南臨江州三秦州四會稽縣按左氏昭公四年傳稱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合諸侯于塗山杜預解

一會稽塗山應劭曰在永興北永興今蕭山縣也又與郡志所載不同
蓋會稽實禹會稽計功之地非所娶之國下文兼載白狐九尾之異尤
為可
疑 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

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

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

尾雍雍我家嘉夷來賓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

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

之女嬌取辛壬癸甲呂氏春利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使往治水禹行

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

禹行使大章步東西陞亥度南北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

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

啞烏格切笑聲易震卦笑言啞音同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

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為者顏色不變謂

舟人曰此天所以為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

到計於蒼梧標弓舜葬于蒼梧之野史記舜死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今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

蒼梧 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法

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

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受其飢

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安

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得薄不能化

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

西延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今鄯州龍文縣界南踰赤岬水經新安縣南

赤岬水山北水口北過寒谷劉向別錄臨有秦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鄯子

媛赤岬水峩崑崙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嶽桐一名枚於中曰玄

河源峩崑崙一名閭風上曰崑崙一名天庭地理志在臨危西即

所出察六危脉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地理

志流沙在居延西北杜佑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决弱水於北漢地理志弱水

通江東流至於碣石地志在北平郡灤戎縣西南今平州之南疏九河於滄

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關關伊

關在洛陽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關伊水歷其間北流故曰伊關平易相土觀地

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

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曰伯禹官曰司空

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禹服三

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

于舜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

舜崩禪位命禹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

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史記註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陰阿之

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

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

所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

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

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以朝四方羣臣觀示中州諸

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乃大

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釜山州慎慎當之功外

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

傳國政休養萬民國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

惡無細而不誅功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

思毋子歸父而留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

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復覆

釜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

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

靡山伐木為邑畫作印橫木為門調權衡平斗

斛造井示民以為法度鳳凰棲於樹鸞鳥巢於

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歎

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羣臣曰

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章榘桐棺榘子曰禹葬會稽衣

榘三領桐穿墻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

等葬之後曰無改故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

禹崩之後衆瑞並去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

鳥還為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

來有常禹崩傳位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

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啓於箕山之陽史記註劉熙曰嵩高之北諸

侯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子也啓遂即天子

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

五穀累歲不絕啓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

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

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

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地理志

禹并禹祠相傳下有羣鳥耘田也水經註禹為之耘春秋耕草根秋其微租貢纒給宗廟祭祀

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

余質朴不設官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桐禹墓

於會稽皇覽曰禹冢在會稽山上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

能自立轉從衆庶為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嘽嘽嘽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為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為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壬壬生無暉暉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暉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元當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閔閔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越世家二十餘世至於元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凡十二世桀少康元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王十年也至是一千五百七十年矣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呂氏春秋高誘之鄉人蓋鄒為楚所并爾又史公素王妙論曰范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徐人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之此今按大夫官名如以為姓也則大夫逢同大夫皋如等豈皆其姓耶入

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祖道行也

軍陣固陵志靈城兵城也水經注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即今西興

大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沉後揚

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

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衆夫哀悲

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二觴越王仰天太息

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

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祉祐在

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

酒既升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

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丘墓今遭辱

耻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

知其咎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作曰何

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夏史紀繫口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索隱夏臺獄名夏均臺

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夏史紀繫口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索隱夏臺獄名夏均臺

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夏史紀繫口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索隱夏臺獄名夏均臺

皇甫謐云地在陽翟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
地理志河內湯陰有夏里
城在陽翟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石室
疑卽所囚之室也
大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

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
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已以得天道故湯
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爲病越王曰昔堯
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爲人災變
異不及於民豈况於人君乎大夫若成曰不如
君王之言天有曆數德有薄厚黃帝不讓堯傳
天子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廣狹
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
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曉於斯而
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
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之
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厄後必霸何
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
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獲當敵人之
手身爲傭隸妻爲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
鬼魄有此下當愧於前君其無知體骨棄捐何大

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
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
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救之恥身拘而名尊
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爲惡居危而不以爲
薄五帝德厚而而當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
憂此下疑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囚泣涕而
受寬行哭而爲隸演易作卦司馬遷書而伯天道祐
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未
斨玄狐太公六韜曰商王紂聞伯昌於夏里大公與散宜生以金
十鑑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火成氏文馬豪毛
乘玄玉百穀大貝百朋玄豹黃熊青紆白虎文皮子合獻射以免西
伯夏里之囚此云輔臣結髮拚獄破械反國修德遂
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
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剗之
利自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
說今臣遂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
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
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吉者凶之門
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

暢達之兆哉大夫計硯越絕作倪史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學心算裝璜案范子曰計然者范丘樓上人性淫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七公子也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蔡謨曰越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漢書古今人曰今君王國於會表計然列在第四倪與研聲相近而相亂耳

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羣臣泣之雖則恨候之

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為謾辭諱說用而相欺

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

大夫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臯如曰臣聞大

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今委國一

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羣臣佛符勿切大也詩佛時仔有音粥註亦作大言

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不可與匹馳日月

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

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

遵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亡臣親

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

子吾之由也亦子之憂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

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為不信乎何

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

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

分去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

委質而已於乎悲哉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

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

二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造市之妻教嗣

糞除出亡之君勅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

今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

宜也越王曰大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願下雷有聞字

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

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事也大夫范

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恥屈厄之難安守被辱

之地往而必反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

成曰發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

統煩理亂使民知分去聲臣之事也大夫曳庸曰

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旨路往遺來解憂

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

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

從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温故臨非決疑君誤臣

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
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
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滂貪進不
退二師相當破敵攻衆威凌百邦臣之事也大
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
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
國富民實爲君養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畷曰候
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參災分別妖祥日月含
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也越

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爲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
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
江之上羣臣垂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
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胷中曾無怵
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
顧鳥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
仰飛鳥兮鳥鳶凌玄虛號號當翻翻當集洲渚兮
優恣啄蝦蟳翻翻兮雲間任厥此關一字兮往還妾無
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謹天馭凡乾兩音馭兮西

往執知返兮何年心悒悒憂也詩憂兮若割淚汝

汝胡火切流號號兮雙懸又哀今曰彼飛鳥兮鳶鳥已迴

翔兮翕蘇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

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

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幸當離我國兮去吳

妻衣褐兮爲婢夫去見兮爲奴歲遙遙兮難極

冤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手哀兮忘食

願我身兮如鳥身翔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

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

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

首再拜稱臣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

后土不裁功力污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

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箒誠蒙厚恩得保

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

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

乎越王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

目若燂火聲如雷霆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

上尚欲繳音均生繳繳也微矢以射之豈况近卧於華池

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
 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棧柵此乃廚宰之
 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
 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
 而赦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
 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羣小之口夫
 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祕於宮室之中三
 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
 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
 賢不官絕滅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
 壞崩身死世絕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為奴僕
 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
 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
 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
 今越王不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
 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
 入捕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此時越王伏地
 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為

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
 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
 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
 施左關之禡夫斫劉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
 年不愠怒面無恨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
 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
 儀具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
 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
 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
 之士吳王曰為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
 赦之召太宰嚭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
 愚黠親欲為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
 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
 於子柰何太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
 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終其越王
 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
 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
 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

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戌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戌功曹為騰蛇而臨戌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先而臨酉死氣也而剋寅是時剋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豈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為湯所誅殷為周所滅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父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太宰嚭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後無報復之憂遂免于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為吳之患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貶燕公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于燕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宋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日喪曰及其宋齊擊之公不聽已濟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春秋以多其義功立

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大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山當作生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己巳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真非人也色前切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冀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嚭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嚭即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平聲下同太宰嚭奉溲惡以出溲所九切惡過各切下同溲即便也惡大便也大小溲亦曰前後溲見史會公傳達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溲以決吉凶即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於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

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本草以亂其氣會稽賦註吳草歲也葉名類之小有臭氣凶年民斷其根食之會稽志嚴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嘗採藥于此後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為越王陳北面之坐羣臣以容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嚭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是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令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

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未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對不可謂廉狼不可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故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夫之語不戒瀝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燼炭之上幸其其當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桀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知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焉於虔切阿也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妻親為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嫂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

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快私意耶豈不負皇天乎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王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上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為義以飲溲食惡為慈以虛府庫為仁是故為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為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荆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忍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羣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

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蠱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昧徒諸切日吳也梁元帝纂要曰在未日昧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眡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文選註闌千多貌此時萬姓咸歡羣臣畢賀

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第七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國語句踐與范三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為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句踐五年書入吳爭至是歸國首尾三年也百姓拜之

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

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

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

人願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巳之日時加禺

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

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

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

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

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

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為之柰何范蠡對曰唐

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維威折萬里德

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

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棲於會稽之山

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六十里越絕曰勾踐稱炭瀆從炭瀆至鍊塘會稽志作炭瀆

西止周宗南造於

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興為之柰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維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彊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自守亡衆棲於會稽之山

請命乞恩受辱被恥因結吳宮幸來歸國追以

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於會稽之上而宜

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郃而德彰於夏豈

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欲字下當有立字國樹都

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切之切都據四達之地

將焉於處劫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

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

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

一百二十二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

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

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

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

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易音亦處上聲不得其位明臣

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瑯東武海中山

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二里一名飛山勾踐所起游臺也蒙字記龜

山即琅瑯東武山一夕移於此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

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

山乃地之柱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

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上當有五字帝處其

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當天地之

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糞土之城何能與

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君徒見外未見於內臣

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徽象已設崑崙故

出越之霸也越王曰苟如相國之言孤之命也

范蠡曰天地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

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冠其山巔以為

靈臺水經注怪山者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按以望雲物起離宮於淮陽越絕曰離

六十步在淮陽里丘越舊經中宿臺在於高平越絕宿作指云

淮陽宮在會稽縣東南二里駕臺在於成丘越絕駕臺立苑

於樂野越絕曰越王弋獵之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越三

燕臺在於石室越絕經齊臺在於襟山按越境

越絕曰襟山者勾踐齋戒臺也既曰齋臺勾踐之出游也休

息食室於冰廚一曰冰室所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

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

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謂聖臣也

而言千胥曰越紀綱維持范蠡曰今日丙午日也丙

有聖臣范蠡

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

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

戒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二見也吾王

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救其本是一宜夫金制

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

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去俱起

天下立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是

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

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日則

攻之以募足寒則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

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

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離體吾

欲采葛詩毛氏葛葛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

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

山采葛會稽縣東十里有葛山越絕曰勾以作黃絲之布欲

獻之未及遣使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食不重

味衣不重綵雖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翫吾

欲因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勾甬西至

於檇李南至於姑末即春秋越姑蔑之地姑蔑地名有二魯會稽為本北至於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縱橫八百餘里越

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甘蜜九党越春秋引吳

以甘蜜九黨種吳增封之禮謂權為越報今此書無九黨二字詳下文

文前之類當以數計則甘蜜當作先至篇寔丁蓋初益也此党字誤文

筍七枚孤皮五雙晉竹十度度當作搜漢漢志漕船五百搜今文作搜音縣船總名

也或作搜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狎之國

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心念功不

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與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

其國子胥聞之退臥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

石室之囚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因虎豹之野而

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

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飾机杖諸侯之

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

苦之詩事類賦引吳越春秋曰乃作若何之歌會稽賦註亦引此書曰乃作何苦之詩

祭台台音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甘如飴

事類賦及越舊經所引皆作味若飴此書無之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罪罪號

緜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

尺書增封益地賜羽奇机杖茵褥諸侯儀羣臣

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

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不名使

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

墾其田疇民富國彊衆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

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

曰柰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

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所好則利也

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

歛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奇則喜之

民失所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

則殺之重賦厚歛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音民

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怒之詳文意上文與之無奪以下當有樂之無苦善之無怒二句

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

愛其弟聞有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越

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歛於是人民殷富皆有

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

遁棄宗廟身為窮虜耻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
 人念吳猶躡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
 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者亡國派民天下莫
 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
 動故前俯伏此上八猛獸將擊必餌餌當毛帖伏
 驚鳥將搏必卑飛字文衍戰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
 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
 故前無剽過之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
 破吳宜損少辭無令泄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
 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於晉陰固
 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
 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為敵國必角勢交
 爭越承其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
 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
 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吳楚結讎構怨
 不解齊雖不親外為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
 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
 正吳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者墮亦作頽
下墮也

葉茂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
 行不俱馳陰陽更唱唱讀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
 不淹其量燬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嬰
 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契今吳乘諸侯之威以
 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
 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衆
 解臣請按師整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
 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為虜矣臣願大王匿聲
 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能浮草
 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
 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
 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
 大夫詬者狂佞之人達於策慮輕於朝事子胥
 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
 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浩曰今吳
 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
 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曰天有四時人
 有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歷書承成六國頗推五
勝而自以為德水德之端前漢律歷志同昔湯武乘

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蒙天祉福得得下當有送字越國羣臣教誨各畫一策辭合意同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友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羣臣有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即鳴鍾驚檄驚當作警而召羣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恥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柰何而有功乎羣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囚破之恥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計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硯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蹈席而前進曰謬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音刈命投

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易字不通疑看財之所

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默然不

悅面有愧色即辭羣臣進計硯而問曰孤之所

得士心者何等計硯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

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

身正身之道謹左右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

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

其義未詳磻溪之餓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

之亡囚有貪分之毀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

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願

王審於左右何患羣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

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

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計硯曰選

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平聲試以效其誠內

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觀其智飲之以

酒以視其亂酒能亂性論惟指之以使曲禮者指使注

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能五色以設士盡

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

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

有益寡人也計硯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

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

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

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

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

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

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曰人之

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種曰夫

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史記作君王察

焉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

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

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

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屣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曰

尊天事鬼鬼下當有神字下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

以遺去聲贈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羅粟

橐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

惑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

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
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

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
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况於吳乎越王曰

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
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陵山

先秦古書帝王冢皆不稱陵之名曰冢始 祀水澤於江州今之江州春秋時為吳水澤於其地墓晉以前亦未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古有江州縣又去越遠亦非當時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按說文州者也字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 事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

後入加水以別州縣之字 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
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

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
士工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水蠶法

工人伐柴猶欲以獻吳父不 一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
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

十圍長五十尋陽為文梓陰為榎榭巧工施校
制以規繩雕治圓轉刻削磨礪分以丹青錯畫

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生光
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役臣臣孤勾

踐使臣種敢固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
為小戮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悅徐天祐曰天生神木

不假日夜之所息一夕而大二十圍長五十尋有是哉使故事而信越昔以其木致於吳而行人之辭乃曰東海後臣獻之餘材越非所以禮吳而示有先也且越有玉臺未嘗敢上吳王以為異法服威夫既天之產材若是其異人之致飾若是其都而名之曰餘材則越之為鑽亦已伏矣而特以其遺餘 子胥諫曰王勿受也昔

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
穀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

之必為越王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
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臺始基於闔廬而新作於夫差

吳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 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絕嗟嘻之
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求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
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

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
滿其府庫勵其甲兵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

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史龜策傳曰辰不全故有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長 審於存亡乃可

已即為虛蓋旬空為孤對斷為虛餘五旬 審於存亡乃可
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其要柰何計硯曰天地

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
 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
 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
 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以四時言則有生當作春生而不救種
 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
 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
 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
 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
 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
 也倉已封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
 生也夫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
 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
 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
 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
 仰觀天文集察緯宿天象定者為經動者為緯故五星亦曰五緯宿音秀列星也曆
 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陸畧切望
 陽出糶筴筴通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勾
 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

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
 惑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
 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
 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
 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
旦會稽志苧蘿山在諸暨縣南五里與地志諸暨縣苧蘿山西施鄭旦所居十道志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之諸暨苧蘿山賣薪女也西施山下有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越舊經土城浣沙石在會稽縣界
 六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
 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垮下困迫
 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
貌不揚曰寢通作寢廣韻寢又貌醜或作俊史魏其傳或女貌侵短小謂醜惡也願納以供箕箒之
 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
 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五色令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易湯而滅紂易文
 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王朝書不
 倦晦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是人不死必
 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
 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綌是人不死必

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
妹喜殷亡以妲已周亡以褒似喜伐有施有施氏以妹喜女為有寵而亡夏紂
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已女為有寵而亡殷紂工伐有褒有褒人以褒似女為有寵生伯膠遂太子宜白太子奔申申人與縉西戎攻幽王周於是乎
亡林音木 喜音嬉 吳王不聽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第三
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
吉未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柰何種曰君王
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其意
天若棄吳必許王矣越乃使上大夫種使去聲吳
因宰嚭求見吳王辭曰越國跨下水旱不調年
穀不登人民飢乏道荐飢餒願從大王請糴來
歲即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窘吳王曰越王信
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懇吾豈愛惜財寶奪
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
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為
親不與未成寇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
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間去聲觀越王之使使來
請糴者非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

王間也吳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象懷其
社稷以愧勾踐勾踐氣服為駕車却行馬前諸
侯莫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
稷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臣聞士窮非難
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飢餓民
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順地之理
而反輸之食固君之命孤雉之相戲也夫孤卑
體而雉信之故孤得其志而雉必死可不慎哉
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粟恩往義來
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狼子有野心
仇讎之人不可親夫虎不可餒以食蟲名一曰蝮
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
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
吳豸蟲無足曰豸鹿游於姑胥之臺荆榛蔓於宮
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太宰嚭從旁對曰
武王非紂王臣也率諸侯以伐其君雖勝殷謂
義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親戮
主以為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

者誅令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為三家之表謂

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之問也太宰嚭曰子胥為人臣徒欲干

君之好拂君之心以自稱去滿君何不知過乎

子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囚

受其寶女之遺去外外交敵國內惑於君大王察

之無為羣小所侮今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

聽宰嚭之言吳王曰宰嚭是子無乃聞寡人言

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之人太宰嚭曰臣聞鄰

國有急千里馳救是乃王者封亡國之後五霸

輔絕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

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

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

歸越越國羣臣皆稱萬歲即以粟賞賜羣臣及

於萬民二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

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王得越

粟長太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

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

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未見須俟

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

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與舟之利頓於兵弩今

子為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

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

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南林在

山陰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

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

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

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

箬筴竹箬筴竹名箬直尋切於中央切吳鄭賦其竹則實蓄箬筴竹枝上韻橋未墮

地女即捷末藝文類聚引吳越春秋處女善劍事與此小異曰袁

此書末字當作未捷通作捷易畫日三捷禮記太袁公則飛上樹

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

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

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

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

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

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膝膝當兔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詩註一犬為板五版為堵左傳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版亦作板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柰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飢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皇當弦木為弧刻木為矢世本黃帝臣牟夷作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

楚有弧父孤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釋名弩柄曰機弩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有懸刀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功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所引與此異同但云琴氏傳大魏大經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傳楚三侯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挑弓棘矢而備鄰國也楚右尹子華曰唯是挑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襄也關為守禦檢夫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敵

往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
 否也經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
 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
 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
 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
 前名其所中射命中也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
 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
 向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翁心咽
 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
 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况雄雌此正射
 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平聲飛矢之道
 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周禮五射二曰參連前收一矢
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
 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要在斯無有遺言越
 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
 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
 使陳音教士習射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
 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

葬所曰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寰宇記曰屬上虞縣非也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無法逐字辨認，僅保留版面結構）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而四年即與

以爲未可國語記之稱諱至是始伐吳自茲四年間必謀之蓋皆

傳見於家公十三年正勾踐十五年也謂大夫種曰孤用

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

音說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昔日云有天氣即

來陳之今豈有應乎種曰吳之所以彊者爲有

子胥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

證也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聽孤說

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

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

人誠更其術於是乃葬死問傷弔有憂賀有喜

送往迎來除民所害然後卑事夫差往宦士三

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約吳國父兄

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

之若水寡人不能爲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爲

藩輔令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娶壯婦女子十

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

罪將免者免者免身脫也謂生子

以告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

貺之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犬陽畜豚陰畜

生子三人孤以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子

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

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

其子欲仕量平聲其居好上聲其衣飽其食而簡銳

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羹以

游國中國中僮子戲而遇孤孤鋪而啜之施以

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衣七年不

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樂女即會笑今

國之父兄日請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於諸

侯長爲天下所恥今越國富饒君王節儉請可

報恥孤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

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

兄又復請曰誠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

臣復君隙豈敢有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

君王之宿讎孤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

得志於齊晉謂當遂涉吾地以兵臨境今疲師

休卒一年而不試以忘於我我不可怠臣當

卜之於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鬪市無赤米之積國廩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羸

羸當作羸蒲水草蘇蚱蛉之屬

筮王若起師以可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

也吳王雖無伐我之心亦雖動之以怒不如詮

其間去聲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有征伐之心

國人請戰者三年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今

聞大夫種諫難去聲越父兄又諫曰吳可伐勝則

滅其國不勝則困其兵吳國有成王與之盟功

名聞於諸侯王曰善於是乃大會羣臣而令之

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謂曰吾諫已

不合矣然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

誡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不

足而患其志行去聲之少恥也國語註火耻謂進不令功難功免今夫差

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徽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則無吳以水犀皮飾甲也周禮犀甲

不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患其衆之不足

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

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刑於是越民父勉其子

兄勸其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道當諛者衆吾國之民又勸孤伐

吳其可伐乎范蠡曰未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

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

池精兵從王國中虛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

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不如

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蠡曰可伐矣

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

人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虛書云流有五刑習流謂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教士謂常所教練之兵也君子謂君子養有恩惠者諸御諸

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何至二千

人以乙酉與吳戰丙戌遂虜殺太子丁亥入

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

黃池恐天下聞之即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

人請成於越勾踐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吳按左傳

七年越伐吳吳禦之笠澤實勾踐十九年事此書不當以為二十一年也會楚使申包胥聘於越

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

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

吾宗廟以為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

之中國語作衷惟是與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

誠聞聞當作問於戰何以為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

知越王固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

侯敢問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

飲酒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

不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

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之

忠惠以養之吾今修竟刑欲國語欲作施民所欲去民

所惡鳥故切稱其善掩其惡通各切不善也求以報吳願以

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越國之

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損其有

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

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王曰邦國南則距楚西

則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

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

無以加斯矣猶未可戰夫戰之道知音為之始

以仁次之以勇斷之君將去不知即無權變之

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飢寒

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

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

乃請八大夫國語越王乃召五大夫問戰美以而可韋解五

辭大畧與國語同而云八大夫則異詳下文

此七人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為八大夫耶

曰昔吳為不道殘

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徼

天之中東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

胥即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

審賞則可戰也審其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

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

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

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

是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審

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可

應難去王曰慎哉大夫臯如曰審聲則可戰審

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謂吾國君名聞於周
室今諸侯不怨於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
思知分則可戰廣思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

神哉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
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
於是勾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
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
承命有賞皆造國門之期有不從命者吾將有
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
平聲諸侯不怨於外令去聲已下國中曰五日之內
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
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音倍下
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
外政無入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
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當也吾見子於是
以為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
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筭側席而坐安心無
容三月不掃王出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
敬王乃令大夫曰食音飼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
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
於諸侯功隳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

無出外政無入吾固誠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
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
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
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
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三人以徇於軍令曰
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徙軍於郊斬有罪者
三人徇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
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
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令
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兄
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詞曰蹀
蹀摧長惡兮擢戰馭爰爰音殊兵器詩伯也執是周禮爰
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
稱名爰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擢拄於車上使殊也所離不
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三軍一飛降兮所向皆
殪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
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伍難更兮勢如
貔貔德猛獸陸機曰似虎或曰似羆無尾俱切
似狸能捕獸祭天陸佃曰虎五指為羆行行各努
力兮於乎於手於是觀者莫不悽惻明日復徙

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徇之於軍曰有不從
 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徙軍於檇李斬有罪者三
 人以徇於軍曰其濫心匿行匿疑當作不當敵者
 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
 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
 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
 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
 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
 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徇於軍曰士有疾病
 不能隨軍從兵者吾予其醫藥給其糜粥與之
 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平甲兵
 志行不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
 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徇曰
 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即若所及其犯誅自
 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
 得士之死力道見蠹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
 即為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敬蠹蟲
 而為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

稱法吾意者今蠹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
 故為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
 其命有司將軍大徇軍中曰隊各自令其部部
 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
 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不如令者斬於是
 吳悉兵屯於江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
 以為左右軍皆被兕甲爾雅兕似牛註一角青色皮堅厚
 年百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之矢張廬生之弩躬
 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
 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
 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
 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
 之中大駭相謂曰今越軍分為二師將以使我攻
 我衆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
 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卒六
 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左傳載笠澤之戰吳水
 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而陳吳之傑越越之敗
 此畧同 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圍昭
 吳大擊與 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圍昭
 曰圓笠澤也史記正義吳地 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

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

遁越王追奔攻吳兵入於江陽松陵吳地記在松江

故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

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射於十里越

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雷奔電

激飛石揚砂疾於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

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

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

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

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

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

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

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

江出入海陽於三道之霍水乃穿東南隅以達

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左傳哀公二十年越圍

庚公二十二年越滅吳為勾踐二十四年蓋首尾三年也國語曰居軍

三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與左傳合此書繁其

事於十一年以為圖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

守一年而滅吳諺也孫駱史記作公孫權虞翻曰吳大夫國肉袒膝行而前

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

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

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

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徼天之中哀得

赦其大辟則吳願長為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

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

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早朝晏罷

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耶

今日得而棄之其計可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

君何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

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

執事使者急去不特得罪吳使涕泣而去勾踐

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於甬東給君夫

婦三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

於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

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

伏劍自殺上卷夫差傳亦曰引劍而依之死吳世家云自刎死越

世家止言自殺據左傳吳王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

五明春秋時人辨圖當必不據越地曰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

吳王乃旬日而自殺意者勾踐雖與之劍而夫差自以給死耶

已滅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

李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大州事記解題曰徐州即舒州也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致

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已受命號去還江

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

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行於江淮之上諸侯畢

賀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越王還於吳當歸

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范蠡曰此

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為為當實作焉

金匱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

可悉手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

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

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羣臣為樂音各乃命樂

音丘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音法聲功

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

復讎還恥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功可象於圖

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

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辭曰屯乎今欲

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

不伐吳人作人當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皇

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

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

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

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

忘返國賞無所恡羣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

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

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羣臣之

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回

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勾踐未返

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

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蠡復為書遺種曰吾

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

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

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

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

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

蠡議欲去微倖

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誣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承上文而言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霑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分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侯時計不數音朔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從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恹

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柰何種曰蠡去時陰畫六陽畫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玄武天空威行執敢止者度天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硯佯狂大夫曳庸扶同鼻如之徒日益踈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位而今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在在當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為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伐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去魯哀公奔陞三桓攻哀公公奔衛又奔越哀公二十七年公孫有陞氏乃遂如越史記曰公如陞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遂如越陞楚地也杜預曰有陞氏即有山氏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

勾踐憂文種之不圖故不為哀公伐三桓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且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

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

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

不知臣信也臣誠數音以損聲色滅淫樂奇說

怪論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拂耳必以獲罪

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矣夫

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免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

云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犯玉門之第八臣

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

成人惡大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

食不亨作哺以惡何句妻子在側匹夫之能

自致相國尚何望哉無乃為貪乎何其志忽忽

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

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

於彼為佞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

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

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玄冥之下妻曰

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也

辰剋其日上賊於下是為亂醜必害其良今日

剋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

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

今用三已破彊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

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

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手吾

悔不隨范蠡之謀乃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

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盧當之劍種

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

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

徐天祐曰句踐既囚虜之辱其身勞思君臣相與謀報吳者二十餘年

卒以越霸諸臣雖與有力而種蠡之功居多蠡見終而作可謂明且首

矣種之死也無罪而越王誅之也無名其辭乃曰幸以餘術為孤前王

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是何言歟今死者有知謀之地下何益如其無知

焉用謀之夫大功不賞而淫刑以報此種所以仰天而歎又自笑也

龍山又名種山一曰靈山太平御覽

造鼎足之美 周禮家人立醴註美道也疏曰天子有醴諸侯

延延臺道又以戰切始皇紀曰大事畢閉中

羨下外羨上羨夫差傳美門當亦與此同義

或入三峯之下葬

七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

浮於海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東從瑯邪起觀去聲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

三百艘居無幾射求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生雅琴禮樂奏於越越王乃破唐夷之甲上卷

王傳傳被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與器曰周有屈盧也建於兵車長二丈周禮魯矛長常有四尺蓋十六尺為常益四尺則二丈也出死士以三百人為

陣關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丘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琴以

獻之大王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為勾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已誅忠臣若無義求賢士孔子聞之奉雅琴禮樂奏於越皆是年事也竊獨以為不然昔者夫子將見趙簡子聞竇犢舜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為其投賢大夫而諱傷其類也至作為國操以哀之文種非賢大夫歟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思知其不入越也而況奏雅琴以干時君子按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書孔子入越之死上距夫越王喟然歎曰

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

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如

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木客山去會稽縣十五里越欲徙

葬琅邪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燦風燦火飛貌風熱如火飛也

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水經注案中分風勾踐曰

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

王之命按史年表勾踐二十五年是為秦厲共公六年此書為秦之卒蓋一百有六年矣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

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

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

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何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

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太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來奔越王欲為伐

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

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通鑑外紀勾踐謂太子興夷曰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

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涉淮從晉齊之地功德巍巍自

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
 慎之哉遂卒興夷即位一年卒子翁翁卒子不
 揚不揚卒子無彊彊卒子王玉卒子尊尊卒子
 親自勾踐至于親其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
 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於吳矣自黃
 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六世為
 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顓頊即位四百二十四
 年

黃帝 昌意 顓頊 鯀 禹 啓

太康 仲廬 相 少康 無余

無玉去無余十世 無暉 夫康 元常

勾踐 興夷 不壽 不揚 無彊

魯穆柳有幽公為名 王侯自稱為君

尊親失琅邪為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格

格當 作稱 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至餘

善返越國空滅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此書載越

踐五傳至王無彊以世家考之則七世矣無彊王之侯之子所謂王侯
 自稱為君或者即王之侯也世家曰王無彊時楚威王興兵大敗地殺
 無彊盡取越地越以此散徐廣曰周顯王四十六年今自勾踐卒至越
 云凡一百五十三年通鑑書之顯王三十五年此云勾踐至于親歷八

主稱霸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去琅邪徙於吳為楚所滅與史世家
 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彊之死衆散久矣非王親時失衆
 三國也又紀年曰王翳三十三年遷于
 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大德十年歲在丙午三月音註
 越六月書成刊板十二月畢工

前文林郎國子監書庫官徐天祐音註

紹興路儒學學錄留 堅

紹興路儒學學正陳 昂伯

紹興路儒學教授梁 相

正議大夫紹興路總管提調學校官劉克昌

徐氏補註

第一卷

勾吳

前註已引漢地理志顏師古註又按史記註勾吳大吳也索隱亦引師古註謂當如顏解但師古云勾吳猶越為干越也索隱乃以干越為於越干與於皆謂之發聲耳淮南子註勾吳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世本註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史記正義曰十九世壽夢始號勾吳與史記所載太伯時已號勾吳不同疑正義誤

壽夢

已見前註又按史記索隱云系本曰吳孰始徒勾吳宋忠曰孰姑壽夢也壽孰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詩傳舊讀月謂為姑是以姑為諸孰姑壽夢一人耳又不乘

第四卷

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

吳郡志引此書以為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卦吳郡圖經續記八聰亦作八卦為是吳郡賦郭郭周市重城結隅通門二公水道陸衢

鄭定公大懼乃令國中

前註已正其誤按史年表鄭定公十一年書楚建作亂殺之是為楚平王十年其後吳破楚入郢乃昭王十年蓋鄭獻公八年非定公時也

申包胥

史楚世家亦作申包胥註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劉伯莊曰包字亦作鮑史記正義包胥姓公孫封於申故曰申包胥戰國策以為楚國執蘇

秦桓公素沉湎

前註已正其誤按史年表秦哀公三十一年書楚包胥請救是為楚昭王十年楚十一年書秦救至即哀公三十二年也據此則請救在三十二年秦師至楚乃三十二年非桓公時也

嚴王何罪國幾絕

嚴字義不通今詳當是莊王謂前王何罪幾至絕國按嚴本出羊姓其先即楚莊王支孫以謚為莊姓者也如前漢莊忌忌子助後漢莊光皆避明帝諱改姓嚴此以莊為嚴亦避諱追改也

第五卷

入五湖之中

已詳見前註又按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故以五湖為名又揚泉五湖賦止為太湖而作陸龜蒙云太湖上雲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今併存之

帶劍挺鉞

鉞字或作鉞方言鉞謂之鉞或曰劍如刀裝者前漢功臣表周處以長鉞擊項籍顏師古註長刀兵為刀而劍形史記作長鉞鉞鉞同

越絕書十
五卷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安
傅氏雙鑑樓藏明雙柏堂本

刻越絕書序

明進士白馬今西蜀張佳

越絕名實群籍辨者非一咸無核焉書蓋古而未攷按載多吳越事崇文摠目謂端木賜作尤非其文辯而奇博而機藏知周信重讐明勇與國策謫權傾押者異獨陳成子篇愚間列國操縱成敗固遊士譚也據春秋哀公使賜正吳尋盟以尊魯斯後人襲事騁辭且將嫁于善言子貢徵信焉博材如子長史記亦云然也不知伯術耻稱聖門茲書及秦漢陳氏謂戰國人所為漢人從而附益似矣賜也乎哉舊本自宋嘉定間刻于吾蜀夔門再刻會稽乃久遠不真嘗思唐傳黎陽盧少楨出孟汝再家藏舊本于予頗為完善二子好古博文推會斯志爰校刻焉交成厥美云爾嘉靖三十三年夏六月朔日序

越絕書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為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耻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吳興晉疆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秋而畧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蓋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絕乎曰不也絕者絕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句踐抑疆扶弱絕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內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故作此者貴其內能自約

外能絕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絕故不爲記明矣

問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用賢者誅服疆楚何不言齊絕乎曰桓公中國兵疆霸世之後威凌諸侯服疆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句踐東垂海濱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賢臣轉死爲生以敗爲成越伐疆吳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約率道諸侯貴其始微終能以霸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也

問曰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吳太伯爲曰小越而大吳小越大吳奈何曰吳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止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薛許邾婁呂旁較趨走越王句踐屬芻蕘養焉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已自貴任用賢人越伐疆吳行霸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吳顯

弱越之功也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飢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大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天子曰天生宰詬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何以言之曰種見彘之時相與謀道東南有霸地不如往仕相要東游入越而止賢者不妄言以是知之焉

問曰越絕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覽史記成就其事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或以爲子貢所作當挾四方

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越亦有因矣此時子
貢爲魯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道事以吳越
爲喻國人承述故直在吳越也當是之時有
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
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越絕小藝之文固不
能布於四方焉有誦述先聖賢者所作未足
自稱載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一說蓋是子
胥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
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也子胥懷
忠不忍君沈惑於讒社稷之傾絕命危邦不
顧長生切切爭諫終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
作文不侵不差抽引本末明已無過終不遺
力誠能極智不足以身當之嫌於求譽是以
不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後人述而說之乃
稍成中外篇焉

問曰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

事傳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頗相覆載
或非其事引類以託意說之者見夫子刪詩
書就經易亦知小藝之復重又各辯士所述
不可斷絕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說者不專
故刪定復重以爲中外篇一作

越絕外傳本事第一

越絕卷第一

越絕荆平王內傳第二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為人

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為人也勇且智來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太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母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絕父之望賢士不為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

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介胄毅弓出見使者謝曰介胄之士固不拜矣一作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為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橫領上大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一作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為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為子胥即解其劍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劍直百金請以與

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劍爲漁者？渡于干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母令追者及于也。子胥曰：諾。子胥食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淺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縊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吳，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矣。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

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吳。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遜逸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吳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廬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一作後子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爲之。奈何莫若求之而

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
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
少未有所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
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
墳墓丘冢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
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
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
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
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越絕卷第一

越絕卷第二

越絕外傳記吳地傳第三

昔者吳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王封太伯於
吳到夫差計二十六世且千歲闔廬之時大
霸築吳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後二
三而至夫差立二十三年越王句踐滅之
闔廬宮在高平里

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

南越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
中春夏治姑胥之臺旦食於紐山晝遊於胥

母射於軀陂馳於遊臺興一作樂

越走犬長洲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吳

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

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

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

二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

闔廬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

吳小城周二里其下廣二丈七

丈七尺門三皆有樓其二增水門二其一有

樓一增柴路

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

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

燕失火燒之

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小城東西從

武里面從小城北邑中徑從閭門到婁門九

里七十二步陸道廣二十三步平門到蛇門

十里七十五步陸道廣三十三步水道廣二

十八步

吳古故陸道出胥明奏出土山度灌邑奏高

頸過猶山奏大湖隨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

歷山陽龍尾西大決通安湖

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

歷地過梅亭入揚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

吳備候塞也居東城者闔廬所遊城也去縣

二十里

柴碎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

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

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千將劍歐冶僮女三

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

閭門外高頸山東桓石人古者名石公去縣

二十里

閭門外郭中冢者闔廬冰室也

闔廬冢在閭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

深丈五尺銅櫛三重墻池六尺玉鳧之流扁

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

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

白虎居上故號爲虎丘

虎丘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冢去縣二十里
被秦冢鄧大冢是也去縣四十里

闔廬子女冢在闔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
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
寸遂出廟路以南通姑胥門并周六里舞鶴
吳市殺生以送死

餘杭城者襄王時神女所葬也神多靈

巫門外縻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槌城王
周宋君戰於語招殺周宋君母頭騎歸至武
里死凶葬武里南城午日死也

巫門外冢者闔廬冰室也

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善爲兵法

地門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
以爲田塘去縣二十五里

洋中塘去縣二十六里

蛇門外大丘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十五里
築塘北山者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二十里
近門外欏溪橫中連鄉大丘者吳故神巫所
葬也去縣十五里

婁門外馬亭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
治也去縣八十里是時烈王歸於越所載襄
王之後不可繼述其事書之馬亭溪婁門外
鴻城者故越王城也去縣百五十里

婁門外雞陂墟故吳王所畜雞使李保養之
去縣二十里

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遊姑胥之臺以
望太湖中闔百姓去縣三十里

齊門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
齊門置於水海虛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
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吳北野
禺禳東所舍大嚶者吳王田也去縣八十里

吳西野鹿陂者吳王田也今分爲耦瀆

胥卑虛去縣二十里

吳北野胥主嚠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

十里

麋湖城者闔廬所置麋也去縣五十里

攏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宮也闔廬所造

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

巫攏城者闔廬所置諸侯遠客離城也去縣

十五里

由鍾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

縣二十里子胥死民思祭之

苻碓山故爲鶴阜山禹遊天下引湖中柯山

置之鶴阜更名苻碓

放山者在苻碓山南以取長之一作人苻碓山

下故有鄉名苻邑吳王惡其名內郭中名通

陵鄉

苻碓山南有大石古者名爲墜星去縣二十

里

撫侯山者故闔廬治以諸侯冢次去縣二十

里

吳東一作米徐亭東西南北通溪者越荆王所

置與麋湖相通也

馬安溪上干城者越干王之城也去縣七十

里

巫門外冤山大家故越王王史冢也去縣二

十里

搖城者吳王子居焉後越搖王居之稻田三

百頃在邑東南肥饒水絕去縣五十里

胥女大家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四十五里

蒲姑大家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三十里

古城者吳王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去縣七

十里

通江南陵搖越所鑿以伐上舍君去縣五十

里

婁東十里坑者古名長人坑從海上來去縣

十里

海鹽縣始為武原鄉

婁北武城闔廬所以候外越也去縣三十里

今為鄉也

宿甲者吳宿兵候外越也去縣百里其東大

冢搖王家也

烏程餘抗黝欵無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

徙民也秦始皇帝刻石徙之

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也高且神

齊鄉周十里二百一十步其城六里三十步

牆高丈二尺百七十步竹柵門三其二有屋

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縣百

五里

母陵道陽朔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語昭郭

周十里百一十步牆高丈二尺陵門四皆有

君水門二

無錫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門一樓

四其郭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牆一丈七尺

門皆有屋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去

吳百二十里

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為陂鑿語昭瀆以東

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

寫西野去縣三十五里

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

屬於無錫縣以奏吳北野胥主嚶曲阿故為

雲陽縣

毗陵故為延陵吳季子所居

毗陵縣南城故古淹君地也東南大冢淹君

子女冢也去縣十八里吳所葬

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

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

蒸山南面夏駕冢冢者越王不審名冢去縣

三十五里

秦餘杭山者越王棲吳夫差山也去縣五十

里山有湖水近太湖

夫差冢在猶高西卑猶位越王候干戈人二

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十七里

三臺者大宰詔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去縣十

七里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烏程也去縣五

十里

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

也去縣五十里一名射貴湖

尸湖周二千二百頃去縣百七十里

小湖周千三百二十頃去縣百里

耆湖周六萬五千頃去縣百二十里

乘湖周五百頃去縣五里

猶湖周三百二十頃去縣十七里

語昭湖周二百八十頃去縣五十里

作湖周百八十頃聚魚多物去縣五十五里

昆湖周七十六頃一畝去縣一百七十五里

一名隱湖

湖王湖當問之

丹湖當問之

吳古故祠江漢一作海於棠浦東江南為方牆

以利朝夕水古太伯君吳到闔廬時絕胥女

南小蜀山春申君客衛公子冢也去縣三十

五里

白石一作公山故為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過

更名為白石去縣四十里

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壁屋以為榭夏宮

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蓋地東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雷高丈八尺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戶雷高丈二尺庫東鄉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各二南鄉屋東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戶三下戶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雷高二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步後燒更始五年太守李君治東倉為屬縣屋不成

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為市在湖里吳諸里大開春申君所造

吳獄庭周三里春申君時造

土一作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為貴人家次去

縣十六里

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為楚門

路丘大冢春申君客冢不立以道終之去縣十里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徵春申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為假君治吳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拜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後十六年秦始皇拜楚百越叛去東名大越為山陰也春申君姓黃名歇

巫門外采愚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

去縣二十三里

壽春東鳧陵亢者古諸侯王所葬也楚威王與越王無彊並威王後烈王子幽王後懷王

也懷王子頃襄王也秦始皇滅之秦始皇造
通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湛以
爲陂治陵水道到錢唐越地通浙江秦始皇
發會稽適戎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壞諸侯郡縣城

太守府大殿者秦始皇刻石所起也到更始
元年太守許時燒六年十二月乙卯鑿官池
東西十五丈七尺南北三十丈

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爲荊王并有吳賈築吳
市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
軍築治之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十年
高皇帝更封兒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
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
年反西到陳留縣還奔丹陽從東歐越王弟
夷烏將軍殺濞東歐王爲彭澤王夷烏將軍
今爲平都王濞父字爲仲

匠一作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者吳王濞時
宗廟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
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請罷之桑里東
今舍西者故吳所畜牛羊豕雞也名爲牛宮
今以爲園

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
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
錢唐

漢孝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屬漢者始并
事也漢孝武帝元封元年陽都侯歸義置由
鍾由鍾初立去縣五十里

漢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爲丹陽郡
天漢五年四月錢唐浙江岑石不見到七年
岑石復見越王句踐徙瑯邪凡二百四十年
楚考烈王并越於瑯邪後四十餘年秦并楚
復四十年漢并秦到今二百四十二年句踐

徙邗邳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

越絕卷第三

越絕吳內傳第四

吳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其勇之甚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

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朝被羔裘囊瓦求之蔡公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歸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楚者乎寡人願爲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事意者時可矣闔

廬於是使子胥興師救蔡而伐楚楚王已死
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笞平王之墳曰昔者
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君舍
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蓋有妻楚王母者囊瓦
者何楚之相也郢者何楚王治處也吳師何
以稱人吳者夷狄也而救中邦稱人賤之也
越王句踐欲伐吳王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
聞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
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在
陵乎均無不得宜故曰地貴定傾人貴節事
節事者言王者已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
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
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
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
以養天下蠓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

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
也言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
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施
大而不可功者也人道不逆四時者言王者
以下至於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
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
謂也因憐視動者言存亡吉凶之應善惡之
叙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者范蠡值
吳伍子胥教化天下從之未有死亾之失故
以天道未作不先爲客言客者去其國入人
國地未發不先動衆言王者以下至於庶
人非暮春中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興土利
國家不見死亡之失不可伐也故地未發
不先動衆此之謂也

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
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

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疆者爲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謚也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疆者爲君文公爲所侵暴失邦奔于翟三月得反國政敬賢明法率諸侯朝天子於是諸侯皆從天子乃尊此所謂晉公子重耳反國定天下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而匡天下者齊大夫無知弑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爲報仇殺無知故興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爲君魯莊公不與莊公魯君也曰使齊以國事魯君與汝

君不以國事魯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爲齊君小白反國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爲桓公此之謂也堯有不慈之名堯太子丹朱倨驕懷禽獸之心堯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傳舜此之謂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舜親父假母母常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舜求爲變心易志舜爲瞽瞍子也瞽瞍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此舜有不孝之行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舜父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舜不爲失孝行天下稱之堯聞其賢遂以天下傳之此爲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桓公召其賊而霸諸侯者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桓公受之赦其大罪立爲齊相

天下莫不向服慕義是謂召其賊霸諸侯也
夏啓獻犧於益啓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
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啓立曉知
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
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荊州之君也湯行仁
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
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
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
伯也

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
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一作
循內矛赤雞稽繇者也越人謂人鍛也方舟
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
謂船爲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擊
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

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

舜之時鯀不從今堯遭帝嚳之後亂洪水滔
天堯使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
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知鯀不能治數諫
不去堯鯀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今
也

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
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放桀而
王道興躍革亂補弊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
內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文王以務爭者紂爲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
政文王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
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聖從之
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文王行至
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

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

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
知武王忠信欲從武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
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也還諸
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剝姓
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
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
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
也

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
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
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
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
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
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
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滕之
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

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
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越絕卷第四

越絕計倪內經第五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
 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
 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
 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濔流沈而復
 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
 驚駭聲音若雷霆波 援而起船失不能救
 未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
 不欲為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為
 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
 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廩糧則不
 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
 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
 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有
 須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飢飢

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
 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
 進之不能行飢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
 伏弩而乳邳頭而皇皇彊弩不發發不能當
 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
 死前頻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獨字無受天之
 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
 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為野越王曰善
 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
 聞其治術可以為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
 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
 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疆或怯不早備
 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
 飢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
 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
 師彼日以弱我日以疆得世之和擅世之陽

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飢不可再更王其
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
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
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
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
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
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
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
冥一作宿治北方白辨佐之主水太皞治東方
袁柯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
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並有
五方以爲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
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
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二歲
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
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

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
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
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
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飢是以民相
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故湯
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飢禹之時比九年水
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
轉轂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
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
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
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
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
此則邦富兵疆而不衰矣群臣無空恭之禮
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
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群臣多
空恭之理淫佚之行矣夫諛者反有德忠者

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王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徽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爲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

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苞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糶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夫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

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筭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爲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棗爲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戶曰黍爲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爲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爲上種石四十戊

貨之戶曰麥爲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爲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穰比蔬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菓比蔬食無賈壬癸無貨

越絕卷第四

越絕卷第五

越絕請糴內傳第六

昔者越王句踐與吳王夫差戰大敗保棲於會稽山上乃使大夫種求行成於吳吳許之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種觀夫吳其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糴於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爲信以請於吳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

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爲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問也胥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吳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旣服爲臣爲我駕舍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飢吾與之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親今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虫尚以詐相就而况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

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爲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爲吾浦伏約一作納辭服爲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辟辟不忘鼠今越人不謂忘吳矣胥聞之拂音勝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爲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僂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託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爲人臣也辨其君何必翮翮乎申胥曰太宰嚭固諛以求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

我以忠辨吾君王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厚利託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託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群臣竭力以佐謀因遜遜之會使人微告申胥於吳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疎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觀其言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母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尹別居贈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况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今上是無法吳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粟申胥遜遜之舍歎曰於乎嗟君主不圖社稷

之危而聽一日之說弗對以斥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爲不信胥願廓目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爲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衆彘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爲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正覺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一作多後矣吳王之情在子乎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吳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爲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

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慙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內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於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興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爲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

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飢不費是人不死必
爲國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
約不玄帶劍以布是人不死必爲大故越王
句踐寢不安蒞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是人
不死必爲邦寶越王句踐衣弊而不衣新行
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
心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
釋齊以越爲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
還以申胥爲不忠賜劍殺申胥髡被離申胥
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
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
之且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
且即不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
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爲重乎王孫駱對曰
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群臣謀之
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而殺胥胥乃圖

謀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
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如是即慮日益
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
得爲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對
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吳王近駱如
故太宰嚭又曰圖越雖以我邦爲事王無憂
王曰寡人屬子邦請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
臣聞四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
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居三年越興師伐
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謝戰者五父
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圖之廊廟
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勿許
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吳自罷太宰
嚭遂亡吳王率其有祿與賢良遯而去越追
之至餘杭山禽夫差殺太宰嚭王謂范蠡
殺吳王蠡曰臣不敢殺主王曰刑之范蠡曰

臣不敢刑主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葬於卑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絕卷第五

越絕卷第六

越絕外傳紀策考第七

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
以爲上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視萬世深
問其國世何昧昧得無衰極子其精焉寡人
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
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言
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
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
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邦
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
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
肉坐而待死佞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
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黃氣在上青黑
于下大歲八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一
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

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爲鄰同俗并土西州
大江東絕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於
斯必將爲咎越有神山難與爲鄰願王定之
毋洩臣言吳使子胥救蔡誅疆楚咎平王墓
久而不去意欲報楚楚乃購之千金衆人莫
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干斧掩壺
漿之子發簞飲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一
也引兵而還故無往不復何德不報漁者一
言千金歸焉因是還去范蠡與師戰於就李
闔廬見中於飛矢子胥還師中媿於吳被秦
號年至大差復霸諸侯興師伐越任用子胥
雖夫差驕奢釋越之圍子胥諫而誅宰嚭諛
心卒以亡吳夫差窮困請爲匹夫范蠡不許
滅於五湖子胥策於吳可謂明乎昔者吳王
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
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

吳王曰寡人晝卧夢見井羸溢大與越爭羸
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
號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
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
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
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興周武
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鬪倒之則勝胥聞災
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
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子胥至直不同邪曲
捐軀切諫虧命爲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
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踈讒人
間之身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爲不通知數不
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與胥聞數曰吾昔楚荆
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
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胥聞事君猶事
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

虧恩爲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敝齒何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寃猶止死焉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凶吉去而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也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夫一作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臣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

太宰者官號詔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爲楚臣以過誅詔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召楚仇而近之詔爲人覽聞辯見目達

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今子胥孫武與詔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詔爲太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枋末久闔廬卒詔見夫差內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齧口不得一言詔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詔專權伍胥爲之惑是之謂也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虛其爲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爲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

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

從俱見霸地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

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于吳或任子胥

二人以爲胥在無所聞其辭種曰今將安之

蠡曰彼爲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勾踐賢

之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

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

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

賢焉能屈能申

越絕卷第七

越絕外傳記范伯第八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

世祿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

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謂大

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

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

辰破已霸王之氣見於地戶子胥以是挾弓

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

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

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乃入

越越王常與言盡曰大夫石買居園有權辯

口進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

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夫和氏之辭求者不

爭賈騏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 之
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

越絕卷第六

是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夫種進

越絕內傳陳成恒第九

曰昔者市偷自衛於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
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
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
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
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
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
於外遂爲軍士所殺是時句踐失衆棲於會
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
學乃時而行此猶良藥也王曰石買知往而
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二人竟以禽
吳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
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
之善母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寃子胥偃
死由重譖子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
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爲亂憚齊邦鮑晏
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
門人弟子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尚耻之
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
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
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
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
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
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
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
伐吳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
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
易也君不如伐吳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
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
教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外者攻疆憂

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內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墮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却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卯矣臣故曰不如伐吳且夫吳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將明於法齊之愚爲禽必矣今君悉擇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黔首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吳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爲之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吳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不疆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

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吳爭疆臣切爲君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疆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吳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疆不下魯而吳之疆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卽齊也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疆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爲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母絕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卽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銳師以

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爲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說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遺先人耻遜逸出走比棲會稽山下守溟海唯魚

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王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疆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毋惡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銳兵獎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圖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爲空棘身為魚鼈餌今孤之怨吳王深

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唇乾嗑苦心勞力上事群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蹟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內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爲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愷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爲君觀夫吳王之爲人賢疆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

卒不能忍太宰嚭爲人智而愚疆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僞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避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避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爲空棘身爲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

興大義誅疆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敵邑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受矢石吳王大悅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弊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

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差而僂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霸越是也

越絕卷第七

越絕卷第八

越絕外傳記地傳第十



昔者越之先君無餘乃禹之世別封於越以守禹冢問天地之道萬物之紀莫失其本神農嘗百草水土甘苦黃帝造衣裳后稷產穡制器械人事備矣疇糞桑麻播種五穀必以手足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小大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其故何也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病亡死葬會稽菁榔桐棺穿墳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尚以為居之者樂為之者苦無以報民功教民鳥田一盛一衰當禹之時舜死蒼梧象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

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時晏歲暮年加申酉求書其下祠白馬禹井井者法也以為禹葬以法度不煩人眾無餘初封大越都秦餘望南千有餘歲而至句踐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內外越別封削焉句踐伐吳霸關東從瑯琊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七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幾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句踐乃身被賜一作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劔杖物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孔子有頃姚稽一作陣到越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對曰立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句踐喟然歎曰夫越性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夫子異則不可於是孔子辭弟子莫能從乎

越王夫鐔一作鐔以上至無餘久遠世不可紀

也夫鐔子允常允常子句踐大霸稱王徙瑯

琊都也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霸

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疆時霸伐楚威

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

子尊時君長尊子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

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

無疆以上霸稱王之侯以下微弱稱君長

句踐小城山陰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

陸門四水門一今倉庫是其宮臺處也周六

百二十步柱長三丈五尺三十齮高丈六尺

宮有百戶高丈二尺五寸大城周二十里七

十二步不築北面而滅吳徙治姑胥臺

山陰大城者范蠡所築治也今傳謂之彘城

陸門三水門三決西北亦有事到始建國時

彘城盡

稷山者句踐齋戒臺也

龜山者句踐起怪游臺也東南司馬門因以

炤龜又仰望天氣觀天怪也高四十六丈五

尺二寸周五百三十二步今東武里一曰怪

山怪山者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謂怪山

駕臺周六百步今安城里

離臺周五百六十步今淮陽里丘

美人宮周五百九十步陸門二水門一今北

壇利里丘土城句踐所習教美女西施鄭足

宮臺也女出於苧蘿山欲獻於吳自謂東垂

僻陋恐女撲鄙故近大道居去縣五里

樂野者越之戈獵處大樂故謂樂野其山上

石室句踐所休謀也去縣七里

中指臺馬丘周六百步今高平里丘

東郭外南小城者句踐冰室去縣三里句踐

之出入也齊於稷山往從田里去從北郭門

炤龜龜山更駕臺馳於離丘遊於美人宮與樂中宿過歷馬丘射於樂野之衢走犬若耶休謀石室食於冰厨領功銓土已作昌土臺藏其形隱其情一曰冰室者所以備膳羞也浦陽者句踐軍敗失衆慙於此去縣五十里夫山者句踐絕糧困也其山上大冢句踐庶子冢也去縣十五里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石買爲將者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爲怨家與爲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而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發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中動搖將率獨專其權士衆恐懼人不自聊兵法曰視民如嬰兒故可與赴深溪士衆魚爛而買不知尚猶峻法隆刑子胥獨見可奪之證變爲奇謀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畫陳詐兵越師潰墜政令不行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

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懼子胥私喜越軍敗矣胥聞之孤之將殺嚙脣吸齒今越句踐其已敗矣君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於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轉死爲霸一人之身吉凶更至盛衰存亡在於用臣治道萬端要在得賢越棲於會稽日行成於吳吳引兵而去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鷄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孤句踐故將士衆入爲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削之吳不聽遂許之浙江是也

陽城里者范蠡城也西至水路水門一陸門

二

北陽里城大夫種城也取土西山以濟之經

百九十四步或爲南安

富陽里者外越賜義也處里門美以練塘田
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吳禽夫差以爲勝兵
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今安成里故禹
宗廟在小城南門外大城內禹稷在廟西今
南里

獨山大家者句踐自治以爲冢徙瑯琊冢不
成去縣九里

麻林山一名多山句踐欲伐吳種麻以爲弓
絃使齊人守之越謂齊人多故曰麻林多以
防吳以山下田封功臣去縣一十二里
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因
以下爲目魚池其利不租

會稽山北城者子胥浮兵以守城是也
若耶大家者句踐所徙葬先君夫鐔冢也去
縣二十五里

葛山者句踐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
於吳王夫差去縣七里

姑中山者越銅官之山也越人謂之銅姑瀆
長二百五十步去縣二十五里

富中大塘者句踐治以爲義田爲肥饒謂之
富中去縣二十里二十二步

犬山者句踐罷吳畜犬獵南山白鹿欲得獻
吳神不可得故曰犬山其高爲犬亭去縣二
十五里

白鹿山在犬山之南去縣二十九里

雞山豕山者句踐以畜雞豕將伐吳以食士
也雞山在錫山南去縣五十里豕山在民山
西去縣六十三里洹江以來屬越疑豕山在
餘暨界中

練塘者句踐時采錫山爲炭稱炭聚載從炭
瀆至練塘各因事名之去縣五十里

木客大冢者句踐父允常冢也初徙瑯琊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栢以為梓故曰木客去縣十五里一曰句踐伐善材文刻獻於吳故曰木客

官瀆者句踐工官也去縣十四里

苦竹城者句踐伐吳還封范蠡子也其僻居徑六十步因為民治田塘長千五百三十三步其冢名土山范蠡苦勤功篤故封其子於是去縣十八里

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句踐築鼓鍾宮也去縣七里其邑為龔錢

舟室者句踐船宮也去縣五十里

民西大冢者句踐客秦伊善炤龜者冢也因名冢為秦伊山

射浦者句踐教習兵處也今射浦去縣五里

射卒陳音死葬民西故曰陳音山

種山者句踐所葬大夫種也樓船卒二千人鈞足羨葬之三蓬下種將死自策後有賢者百年而至置我三蓬自章後世句踐葬之食傳三賢

巫里句踐所徙巫為一里去縣二十五里其

亭祠今為和公群社稷墟一作虛

巫山者越魘神巫之官也死葬其上去縣十

三里許

六山者句踐鑄銅鑄銅不爍埋之東坂其上

馬箠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徙種六山飾治

為馬箠獻之吳去縣三十五里

江東中巫葬者越神巫無杜子孫也死句踐

於中江而葬之巫神欲使覆禍吳人船去縣

三十里

石塘者越所害軍船也塘廣六十五步長三

百五十三步去縣四十里

防鳩者越所以遏吳軍也去縣四十里

杭鳩者句踐杭也二百石長負卒七士人度

之會夷去縣四十里

塗山者禹所取妻之山也去縣五十里

朱餘者越鹽官也越人謂鹽曰餘去縣三十

五里

句踐已滅吳使吳人築吳塘東西千步名辟

首後因以為名曰塘

獨婦山者句踐將伐吳徙寡婦致獨山上以

為死士示得專一也去縣四十里後說之者

蓋句踐所以遊軍士也

馬嗥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

死疋馬啼皇事見吳矣

浙江南路西城者范彘一作彘敦一作敦熱一作熱兵城也其陵

固可守故謂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軍

所置也

山陰古故陸道出東郭隨直瀆陽春亭山陰

故水道出東郭從郡陽春亭去縣五十里

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為戰

地至於柴辟亭

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產女此

亭養於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為

語兒鄉

吳王夫差伐越有其邦句踐服為臣三年吳

王復還封句踐於越東西百里北鄉臣事吳

東為右西為左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

末寫干

觀鄉北有武原武原今海鹽姑末今大末寫

干今屬豫章自無餘初封於越以來傳聞越

王子孫在丹陽臯鄉更姓梅梅里是也自秦

以來至秦元王不絕年元王立二十年平王

立二十三年惠文王立二十七年武王立四

年昭襄王亦立五十六年而滅周赧王周絕
於此孝文王立一年莊襄王更號太上皇帝
立三年秦始皇帝立三十七年號曰趙政政
趙外孫胡亥立二年子嬰立六月秦元王至
子嬰凡十王百七十歲漢高帝滅之治咸陽
壹天下政使將魏舍內史教攻韓得韓王安
政使將王賁攻魏得魏王歇政使將王涉攻
趙得趙王尚政使將王賁攻楚得楚王成政
使將史敖攻燕得燕王喜政使將王涉攻齊
得齊王建政更號為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
年東遊之會稽道度牛渚秦東安東安今富
春丹陽溧陽

鄣故餘杭軻亭南東秦檣頭道度諸暨大越
以正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浙江
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
六寸刻丈六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縣二

十一里是特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故鄣
因徙天下有罪適吏民置海南故大越處以
備東海外越乃更名大越曰山陰已去奏諸
暨錢塘因奏吳上姑蘇臺則治射防於宅亭
賈亭北年至靈不射去奏曲阿句容度牛渚
西到咸陽崩

越絕卷第八

越絕卷第九

越絕外傳計倪第十一

昔者越王句踐近侵於疆吳遠媿於諸侯兵革散空園且滅亡乃脅諸臣而與之盟吾欲伐吳奈何有功群臣默然而無對王曰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易見而難使也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舉首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見難使是大王不能使臣也王曰何謂也計倪對曰夫官位財幣王之所輕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愛所輕責士所重豈不艱哉王自揖進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夫仁義者治之門士民者君之根本也閭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選左右左右選則孔主曰益上不選則孔主曰益下二者貴簣浸之漸也願君王公選於衆精鍊左右非君子至誠之士無與居家使邪僻之氣無漸以生仁

義之行有階人知其能官知其治爵賞刑罰一由君出則臣下不敢毀譽以言無功者不敢干治故明主用人不由所從不問其先說取一焉是故周文齊桓躬於任賢太公管仲明於知人今則不然臣故曰殆哉越王勃然曰孤聞齊威淫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蓋管仲之力也寡人雖愚唯在大夫計倪對曰齊威除管仲罪大責任之至易此故南陽蒼句太公九十而不伐磻溪之餓人也聖王不計其辱以爲賢者一乎仲二乎仲斯可致王但霸何足道桓稱仲父文稱太公計此二人曾無跬步之勞大呼之功乃忘弓矢之怨授以上卿傳曰直能三公今置臣而不尊使賢而不用譬如門戶像設倚而相欺蓋智士所耻賢者所差君王察之越王曰誠者不能匿其辭大夫既在何須言哉計倪對曰臣聞智者

不妄言以成其勞賢者始於難動終於有成
傳曰易之謙遜對過問抑威權勢利器不可
示人言賞罰由君此之謂也故賢君用臣畧
責於絕施之職而其功遠使以效其誠內
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講事以觀其智飲之
以酒以觀其態選士以備不肖者無所置越
王大媿乃壞池填塹開倉穀貸貧乏乃使群
臣身問疾病躬視死喪不厄窮僻尊有德與
民同苦樂激河泉井示不獨食行之六年士
民一心不謀同辭不呼自來皆欲伐吳遂有
大功而霸諸侯孔子曰寬則得衆此之謂也
夫有勇見於外必有仁於內子胥戰於就李
闔廬傷焉軍敗而還是時死傷者不可稱數
所以然者罷煩不得已子胥內憂爲人臣上
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責內傷
莫能知者故身操死持傷及被兵者莫不悉

於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三年自咎
不親妻子饑不飽食寒不重綵結心於越欲
復其仇師事越公錄其述印天之地牽牛南
斗赫赫斯怒與天俱起發令告民歸如父母
當胥之言唯恐爲後師衆同心得天之中越
乃興師與戰西江二國爭疆未知存亡子胥
知時變爲詐兵爲兩翼夜火相應句踐大恐
振旅服降進兵圍越會稽填山子胥微策可
謂神守戰數年句踐行成子胥爭諫以是不
容宰嚭許之引兵而還夫差聽嚭不殺仇人
興師十萬與不敵同聖人譏之是以春秋不
差其文故傳曰子胥賢者尚有就李之耻此
之謂也哀哉夫差不信伍子胥而任太宰嚭
乃此禍晉之驪姬亡周之褒姒盡妖妍於圖
畫極凶悖於人理傾城傾國思昭示於後王
麗質冶容宜求監於前史古人云苦藥利病

苦一作忠言利行伏念居安思危日謹一日易

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唯聖人乎由此而言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可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

越絕卷第九

越絕卷第十

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二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鬪戰闔廬闔廬剗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卧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卽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卧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鑪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鑄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詔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鑪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鑄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

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悅而賜太宰話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王孫聖爲人幼而好學長而意遊博聞疆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卧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士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子胥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吳王諛

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疆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成篇卽把臂而決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勞曰公弟子公孫聖也寡人晝卧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鑿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見兩鑿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古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爲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僮倖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鑿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鑿

倚五宮堂者越人入吳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不爲器用但爲甬當與人俱葬後房鍛者鼓小震者太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中斷之爲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爲聲響吳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爲聲哉太宰嚭前再拜曰逆言已滅讒諛已亡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諾王孫駱爲左校司馬太宰嚭爲右校司馬王從騎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與

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食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群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間燕可以休息大王亟食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卽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直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凡

弟異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於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莖秩馬比於奴虜此非大過者四乎太宰詬譏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劍杖屈盧之弓矚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須軍亡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耻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杖劍而死越王殺太宰詬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

越絕卷第十

越絕卷第十一

越絕外傳記寶劍第十三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竝見莫能相勝豪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金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官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鑿胥中決如染米故曰巨闕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粹如芙蓉始出觀其瓠爛如列星之行觀其

光渾渾如水之溢於澹觀其斷巖巖如瓊石
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
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
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
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兩
師掃灑雷公擊囊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
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
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
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
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
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
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
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
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
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
專諸爲奏多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弑王僚此

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
董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
冶子卽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
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
二何足言哉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
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子此二人甲世而生
天下未嘗有精誠上通天下爲烈士寡人願
齊邦之重寶皆以奉子因吳王請此二人作
鐵劍可乎風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風胡子之
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人作鐵劍歐冶子干將
鑿茨山洩其溪取鐵英作爲鐵劍三枚一曰
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一作市畢成風胡子
奏之楚王楚王見此三劍之精神大悅風胡
子問之曰此三劍何物所象其名爲何風胡
子對曰一曰龍淵二曰泰阿三曰工布楚王
曰何謂龍淵泰阿工布風胡子對曰欲知龍

淵觀其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泰阿觀其
鈇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布鈇從文
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枉文若流水不絕晉
鄭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
解倉穀粟索庫無兵革左右群臣賢士莫能
禁止於是楚王聞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
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獸歐瞻
江水折揚晉鄭之頭畢白楚王於是大悅曰
此劍威耶寡人力耶風胡子對曰劍之威也
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劍鐵耳固能有精神
若此乎風胡子對曰時各有使然軒轅神農
赫胥之時以石爲兵斷樹木爲宮室死而龍
臧夫神聖主使然至黃帝之時以玉爲兵以
伐樹木爲宮室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
主使然死而龍臧禹穴之時以銅爲兵以鑿
伊闕通龍門決江導河東注於東海天下通

平治爲宮室豈非聖主之力哉當此之時作
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
兵之神大王有聖德楚王曰寡人聞命矣

越絕卷第十一

越絕卷第十二

越絕內經九術第十四

昔者越王句踐問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奈何能有功乎大夫種對曰伐吳有九術王曰何謂九術對曰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財幣一作帛以遺其君三曰貴糴粟橐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爲勞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六曰遺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疆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九曰堅厲甲兵以承其弊故曰九者勿患戒口勿傳以取天下不難况於吳乎越王曰善於是作爲策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類龍蛇而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賴有天下之力竊爲小殿有餘財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

勿受昔桀起靈門紂起鹿臺陰陽不和五穀不時天與之災邦國空虛遂以之亡大王受之是後必有災吳王不聽遂受之而起姑胥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尸哭越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昔者越王句踐竊有天之遺西施鄭旦越邦洿下貧窮不敢當使下臣種再拜獻之大王吳王大悅申胥諫曰不可王勿受臣聞五已令人目不明五音令人耳不聰桀易湯義滅紂易周文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胥聞越王句踐書書不倦晦誦竟旦聚死臣數萬是不死必得其願胥聞越王句踐服誠行仁聽諫進賢士是不死必得其名胥聞越王句踐冬披毛裘夏披絺綌是不死必爲利害胥聞賢士邦之寶也美女邦之咎也夏亡於末喜殷亡於妲己周亡

於褒姒吳王不聽遂受其女以申胥爲不忠而殺之越乃興師伐吳大敗之於秦餘抗山滅吳禽失差而戮太宰誥與其妻子

越絕外傳記軍氣第十五

夫聖人行兵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義合乃動見可乃取小人則不然以疆厭弱取利於危不知逆順快心於非故聖人獨知氣變之情以明勝負之道凡氣有五色青黃赤白黑色因有五變人氣變軍上有氣五色相連與天相抵此天應不可攻攻之無後其氣盛者攻之不勝軍上有赤色氣者徑抵天軍有應於天攻者其誅乃身軍上有青氣盛明從其本廣末銳而來者此逆兵氣也爲末可攻衰去乃可攻青氣在上其謀未定青氣在右將弱兵多青氣在後將勇毅少先大後小青氣在左將少卒多兵少軍罷

青氣在前將暴其軍必來赤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何攻赤氣在右將軍勇而兵少卒疆必以殺降赤氣在後將弱卒疆敵少攻之殺將其軍可降赤氣在右將勇敵多兵卒疆赤氣在前將勇兵少毅多卒少謀不來黃氣在軍上將謀未定其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黃氣在右將智而明兵多卒疆毅足而不可降黃氣在後將智而勇卒疆兵少毅少黃氣在左將弱卒少兵少毅亡攻之必傷黃氣在前將勇智卒多疆毅足而有多爲焉一作不可攻也白氣在軍上將賢智而明卒威勇而疆其氣本廣末銳而來者爲逆兵氣衰去乃可攻白氣在右將勇而卒疆兵多毅亡白氣在後將仁而明卒少兵多毅少軍傷白氣在左將勇而疆卒多毅少可降白氣在

前將弱卒亡穀少攻之可降黑氣在軍上將
謀未定其氣本廣未銳而來者爲逆兵去乃
可攻黑氣在右將弱卒少兵亡穀盡軍傷可
不攻自降黑氣在後將勇卒疆兵少穀亡攻
之殺將軍亡黑氣在左將智而勇卒少兵少
攻之殺將其軍自降黑氣在前將智而明卒
少穀盡可不攻自降故明將知氣變之形氣
在軍上其謀未定其在右而低者欲爲右伏
兵之謀其氣在前而低者欲爲前伏陣也其
氣在後而低者欲爲走兵陣也其氣陽者欲
爲去兵其氣在左而低者欲爲左陣其氣間
其軍欲有入邑右子胥相氣取敵大數其法
如是軍無氣筭於廟堂以知疆弱一五九西
向吉東向敗亡無東二六南向吉北向敗
亡無北三七十一東向吉西向敗亡無西四
八十二北向吉南向敗亡無南此其用兵月

日數吉凶所避也舉兵無擊大歲上物卯也
始出各利以其四時制日是之謂也

韓故治今京兆郡角亢也

鄭故治角亢也

燕故治今上漁陽右北平遼東莫郡尾箕也

越故治今大越山陰南斗也

吳故治西江都牛涿女也

齊故治臨菑今濟北平原北海郡菑川遼東

城陽虛危也

衛故治濮陽今廣陽韓郡營室壁也

魯故治太山東溫周固水今魏東奎婁也

梁故治今濟陰山陽濟北東郡畢也

晉故治今代郡常山中山河間廣平郡觜也

秦故治雍今內史也巴郡漢中隴西定襄太

原安邑東井也

周故治維今河南郡柳七星張也

楚故治郢今南郡南陽汝南淮陽六安九江

廬江豫章長沙翼軫也

趙故治邯鄲今遼東隴西北地上郡鴈門北

郡清河參也

越絕卷第十二

越絕卷第十三

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

昔者越王句踐問范子曰古之賢主聖王之治何左何右何去何取范子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左道右術去末取實越王曰何謂道何謂術何謂末何謂實范子對曰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萬物不名巧故謂之道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陽生天地天地立然後有寒暑燥濕日月星辰四時而萬物備術者天意也盛夏之時萬物遂長聖人緣天心助天喜樂萬物之長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言其樂與天下同也當是之時頌聲作所謂末者名也故名過實則百姓不附親賢士不為用而外諸侯聖主不為也所謂實者穀也得人心任賢士也凡此四者邦之寶也越王曰寡人躬行節儉下士求

賢不使名過實此寡人所能行也多貯穀富百姓此乃天時水旱寧在一人耶何以備之范子曰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雋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爲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執其中和者越王曰善哉中和所致也寡人雖不及賢主聖王欲執其中和而行之今諸侯之地或多或少疆弱不相當兵革累起何以應之范子曰知保人之身者可以王天下不知保人之身失天下者也越王曰何謂保人之身范子曰天生萬物而教之而生人得穀卽不死穀能生人能殺人故謂人身越王曰善哉今寡人欲保穀爲之奈何范子曰欲保必親於野覩諸所多少爲備越王曰所少可得爲因其貴賤亦有應乎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二表卽決矣越王曰

請問三表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察能知三表可爲邦寶不知三表之君千里之神萬里之君故天下之君發號施令必順於四時四時不正則陰陽不調寒暑失常如此則歲惡五穀不登聖主施令必審於四時此至禁也越王曰此寡人所能行也願欲知圖穀上下貴賤欲與他貨之內以自實爲之奈何范子曰夫八穀之賤也如宿穀之登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越王問范子曰何執而昌何行而亡范子曰執其中則昌行奢侈則亡越王曰寡人欲聞其說范子曰臣聞古之賢

主聖君執中和而原其終始卽位安而萬物定矣不執其中和不原其終始卽尊位傾萬物散文武之業桀紂之跡可知矣古者天子及至諸侯自滅至亡漸漬乎滋味之費沒溺於聲色之類牽轡於珍怪貴重之器故其邦空虛困其士民以爲湏臾之樂百姓皆有悲心互解而倍畔者桀紂是也身死邦亡爲天下笑此謂行奢侈而亡也湯有七十里地務執三表可謂邦寶不知三表身死棄道越王問范子曰春肅夏寒秋榮冬泄人治使然乎將道也范子曰天道三千五百歲一治一亂終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此天之常道也四時易次寒暑失常治民然也故天生萬物之時聖人命之曰春春不生遂者故天不重爲春春者夏之父也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而殺之冬受而藏之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

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順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所謂四時者邦之禁也越王曰寒暑不時治在於人可知也願聞歲之美惡穀之貴賤何以紀之范子曰夫陰陽錯繆卽爲惡歲人生失治卽爲亂世夫一亂一治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極而復反言亂三千歲必有聖王也八穀貴賤更相勝故死凌生者逆大貴生凌死者順大賤越王曰善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有之將人也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最爲貴物之生穀爲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可得豫知也越王曰其善惡可得聞乎范子曰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萬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魂者橐也魄

者生氣之源也故神生者出入無門上下無根見所而功自存故名之曰神神主生氣之精魂主死氣之舍也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行故萬物得以自昌神者主氣之精主貴而雲行故方盛夏之時不行卽神氣而不成物矣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故觀其魂魄卽知歲之善惡矣越王問於范子曰寡人聞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而知乎願聞其說范子曰臣聞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旣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使陰陽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內然而萬物親而信之是所謂也陽者主生萬物方夏三月之時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氣主殺方冬三月

之時地不內藏則根莖不成卽春無生故一時失度卽四序爲不行越王曰善寡人已聞陰陽之事殺之貴賤可得而知乎范子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譬猶形影聲響相聞豈得不復哉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陰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於陽陽極而不復越王曰善哉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國寶越五日困於吳請於范子曰寡人守國無術負於萬物幾亡邦危社稷爲旁邦所議無定足而立欲捐軀出死以報吳仇爲之奈何范子曰臣聞聖主爲不可爲之行不惡人之謗已爲足舉之德不德人之稱已舜循之歷山而天下從風使舜釋其所循而求天下之利則恐不全其身昔者神農之治天下務利之而已矣不望其報不貪天下之財

而天下共富之所以其智能自貴於人而天下共尊之故曰富貴者天下所置不可奪也今王利地貪財接兵血刃僵尸流血欲以顯於世不亦謬乎越王曰上不逮於神農下不及於堯舜今子以至聖之道以說寡人誠非吾所及也且吾聞之也父辱則子死君辱則臣死今寡人親已辱於吳矣欲行一切之變以復吳仇願子更爲寡人圖之范子曰君辱則死固其義也立死下士人而求成邦者且聖之計也且夫廣天下尊萬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樂其業者唯兵兵之要在於人人之要在於穀故民衆則主安穀多則兵疆王而備此二者然後可以圖之也越王曰吾欲富邦疆兵地狹民少奈何爲之范子曰夫陽動於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開置之要可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

閉其術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地戶閉陽氣不得下入地戶故氣轉動而上下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此地變見瑞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糴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乎以此爲天圖越王旣已勝吳三日反邦未至息自雄問大夫種曰夫聖人之術何以加於此乎大夫種曰不然王德范子之所言故天地之符應邦以藏聖人之心矣然而范子豫見之策未宜爲王言者也越王愀然而恐面有憂色請於范子稱曰寡人用夫子之計幸得勝吳盡天子之力也寡人聞夫子明於陰陽

進退豫知未形推往引前後知千歲可得聞
乎寡人虛心垂意聽於下風范子曰夫陰陽
進退前後幽冥未見未形此持殺生之柄而
王制於四海此邦之重寶也王而毋泄此事
臣請爲王言之越王曰夫子幸教寡人願與
之自藏至死不敢忘范子曰陰陽進退者固
天道自然不足怪也夫陰入淺者卽歲善陽
入深者則歲惡幽幽冥冥豫知未形故聖人
見物不疑是謂知時固聖人所不傳也夫堯
舜禹湯皆有豫見之勞雖有凶年而民不窮
越王曰善以丹書帛置之枕中以爲邦寶范
子已告越王立志入海此謂天地之圖也

越絕卷第十三

越絕卷第十四

越絕外傳春申君第十七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
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
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
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
託敢言女環曰卽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
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
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
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
女弟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故彼必
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
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
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
何能對曰能鼓音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
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旣歸告女

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
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馳入呼
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
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
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
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兄下負於夫人
爲之奈何無泄此口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
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
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
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卽王
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遁之邦
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卽召之
烈王悅取之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
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
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卽封春
申君於吳幽王後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

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越絕德序外傳記第十八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歎曰我其不伯乎
欲殺妻子角戰以死蓋對曰殆哉王失計也
愛其所惡且吳王賢不離不肖不去若卑辭
以地讓之天若棄彼必許句踐曉焉曰豈
然哉遂聽能以勝越王句踐卽得平吳春祭
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時爲之立嗣垂之來
世傳之萬載鄰邦樂德以來取足范蠡內視
若盲反聽若聾度天關涉天機後社天人前
帶神光當是時言之者其去甚微甚密王
已失之矣然終難復見得於是度丘徐州致
貢周室元王以之中興號爲州伯以爲專句
踐之功非王室之力是時越行伯道沛歸於
宋泮陵以付楚臨期開陽復之於魯中邦侵
伐因斯衰止以其誠於內威發於外越專

其功故曰越絕是也故傳曰桓公迫於外子能以覺悟句踐執於會稽能因以伯堯舜雖聖不能任狼戾治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蠡善慮患句踐能行焉臣主若斯其不伯得乎易曰君臣同心其利斷金此之謂也

吳越之事煩而文不喻聖人畧焉賢者垂意深省厥辭觀斯智愚夫差狂惑賊殺子胥句踐至賢種曷爲誅范蠡恐懼逃于五湖蓋有說乎夫吳知子胥賢猶昏然誅之傳曰人之將死惡聞酒肉之味邦之將亡惡聞忠臣之氣身死不爲醫邦亡不爲謀還自遺災蓋木土水火不同氣居此之謂也

種立休功其後厥過自伐句踐知其仁也不知其信見種爲吳通越稱君子不危窮不滅服以忠告句踐非之見乎顏色范蠡因心知意策問其事卜省其辭吉耶凶耶垂言其災

夫子見利與害去于五湖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道以不害爲左傳曰知始無終厥道必窮此之謂也

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嗟乎衆曲矯直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爲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於此吾先得榮後僂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移也已矣坐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蓋吾之志也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爲吳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我王親爲會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吳王聞以爲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

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垂常王后世稱述蓋子胥水僂也

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事世

有退至今實之實秘文之事深述厥垂徵為

其戒齊人歸女其後亦重各受一篇文辭不

既經傳外章輔發其類故聖人見微知著觀

始知終由此觀之夫子不王可知也恭承嘉

惠述暢往事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

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為周道不敝春秋

不作蓋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微言

屬五經六藝為之檢式垂意於越以觀枉直

陳其本末抽其統紀章決句斷各有終始吳

越之際夫差弊矣是之謂也故觀乎太伯能

知聖賢之分觀乎荆平能知信勇之變觀乎

吳越能知陰謀之慮觀乎計倪能知陰陽消

息之度觀乎請糴能知人之使敵邦賢不

肖觀乎九術能知取人之道轉禍之福觀乎兵法能知却敵之路觀乎陳恒能知古今相取之術觀乎德叙能知忠直所死狂悖通拙經百八章上下相明齊桓興盛執操以同管仲達于霸紀范蠡審乎吉凶終始夫差不能邦之治察乎馮同宰嚭能知諂臣之所移哀彼離德信不用內痛子胥忠諫邪君反受其咎夫差誅子胥自此始亡之謂也

越絕卷第十四

越絕卷第十五

越絕篇叙外傳記第十九

維先古九頭之世蒙水之際興敗有數承三
 繼五故曰衆者傳目多者信德自此之時天
 下大服三皇以後以一治人至於三王爭心
 生兵革越作肉刑五胥因悉挾方氣歷天漢
 孔子感精知後有疆秦喪其世漢興也賜
 權齊晉越入吳孔子推類知後有蘇秦也權
 衡相動衡五相發道獲麟周盡證也故作春
 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曩清日月一明弟子
 欣然相與太平孔子懷聖承弊無尺土所有
 一民所子睹麟乘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
 孰能痛世若此萬代不滅無能復述故聖人
 沒而微言絕賜見春秋改文尚質譏二名興
 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賜
 之說也魯安吳吳敗晉疆越霸世春秋二百

餘年垂象後王賜傳吳越指於秦聖人發
 一隅辯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辯士絕於此
 故題其文謂之越絕

問曰越絕始於太伯終於陳恒何論語曰雖
 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乃太伯審於始知去上
 賢太伯特不恨讓之至也始於太伯仁賢明
 大吳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勇子胥忠
 正信智以明也智能生詐故次以吳人也善
 其務救蔡勇其伐荆其范彘行爲持危救傾
 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富邦
 安民故於自守易以取故次請糴也一其愚
 故乖其政也

問曰請粟者求其福祿必可獲故次以九術
 順天心終和親卽知其情策於廊廟以知疆
 弱時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動作
 不當天與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卜

將春秋無將子謀父臣殺主天地所不容載惡之甚深故終於陳恒也易之卜將春秋無將今荆平何善乎君無道臣仇主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臣不討賊子不復仇非臣子也故賢其寃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竝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

問曰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於吳其行如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仇惡其妻楚王母也然春秋之義量功掩過也之親親也子胥與吳何親乎曰子胥以困于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爲復仇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夫差下愚不移終不可奈何言不用策不從昭然知吳將亡也受闔廬厚恩不忍去而自存欲著其諫之功也故先吳敗而殺也死人且不負而况面在乎昔者

管仲生伯業與子胥死伯名成周公貴一槩不求備於一人及外篇各有差叙師不說問曰子胥未賢耳賢者所過化子胥賜劍欲無死得乎旨者不可示以文繡龍暑不可語以調聲瞽瞍不移商均不化湯鬻夏臺文王拘於殷時人謂舜不孝堯不慈聖人不悅下愚而况乎子胥當困於楚劇於吳信不去耳何拘之有孔子貶之奈何其報楚也稱子胥妻楚王母及乎夷狄貶之言吳人也問曰句踐何德也曰伯德賢君也傳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爲奪人自與伯夷不多行偽以勝滅人以伯其賢奈何曰是固伯道也祺道厭駁一善一惡當時無天子疆者爲右使句踐無權滅邦久矣子胥信而得衆道范蠡善僞以勝當明王天下太平諸侯和親四夷樂德款塞貢珍屈膝請臣子胥何由乃困於楚范蠡不

久乃爲狂者句踐何當屬莖養馬遭逢變亂
權以自存不亦賢乎行伯非賢晉文之能因
時順宜隨而可之故空社易爲福危民易爲
德是之謂也

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子胥勇而智正而信
范蠡智而明皆賢人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
人行違皆稱賢何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主於伯有
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去止事
君之義也義無死胥死者受恩深也今蠡猶
重也不明甚矣問曰受恩死死之善也臣事
君猶妻事夫何以去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
行行者去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
去妻藜蒸不孰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稱仁
行雖有異其義同死與生敗與成其同奈何
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

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出微子去者痛殷道
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正其紀也
皆忠信之至相爲表裏耳問曰二子孰愈乎
曰以爲同耳然子胥無爲能自免於無道之
楚不忘舊功滅身爲主合卽能以霸不合可
去則去可死則死范蠡遭世不明被髮佯狂
無正不行無主不止色斯而舉不害於道億
則屢中貨財殖聚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
避位名聞海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仲子由
楚傷中而死二子行有始終子胥可謂兼人
乎問曰子胥伐楚官射其子不殺何也弗及
耳楚世子奔逃雲夢山之子胥兵管卒主之
墓昭王遣大夫申包胥入秦請救于斧魚子
進諫子胥子胥適會秦救至因引兵還越見
其榮於無道之楚興兵伐吳子胥以不得已
迎之就李問曰答墓何名乎子之復仇臣之

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皆莫不究也

維子胥之述吳越也因事類以曉後世著善爲誠譏惡爲誠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

餘年吳越相復見於今百歲一賢猶爲比肩記陳厥說畧其有人以去爲生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託類自明寫精露愚畧以事類俟告

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明於古今德配顏淵時莫能與伏竄自容年加申酉懷道而

終友臣不施猶夫子得麟覽觀厥意嗟歎其文於乎哀哉温故知新述暢子胥以喻來今經世歷覽論者不得莫能達焉猶春秋銳精

堯舜垂意周文配之天地著於五經齊德日月比智陰陽詩之伐柯以已喻人後生可畏

蓋不在年以口爲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德高明也屈原同名意相應也百歲一賢賢復生也明於古今知也德比顏淵不可量也時莫能用箝口鍵精深自誠也猶子得麟丘道窮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絕之也於乎哀哉莫有與也屈原隔界放於南楚自沈湘水彘豔所有也

越絕卷第十五終

越絕復仇之書也子胥夫差以父之仇句踐
以身之仇而皆非其道焉夫君天也君有臣
而君殺之尚可仇乎故子胥鞭平王之墓爲
不義闔廬之死夫差使人謂已曰而忘越王
之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故
夫椒之敗釋越而不誅爲不孝會稽之棲苦
身焦思膏膽而食卒以滅吳不知越實得罪
於吳而吳之赦已也故其郤公孫雄之請爲
不仁春秋書子胥之事曰吳入郢狄吳而諱
楚也於夫椒之戰則不書蓋不足乎書也於
黃池之會書於越入吳狄越而咎吳也春秋
之末復仇之事莫大於斯三者越絕實備之
有國有家者可以鑒觀焉

隋經籍志越絕紀十六卷崇文總目則十五
卷注司馬遷史記者屢引以爲據予紹熙壬

子遊吳中得許氏本訛舛特甚嘉定壬申令
餘杭又得陳正卿本乙亥官中都借本秘閣
以三本互相參攷擇其通者從之乃麤可讀
然猶未也念前所見者皆謄寫失真不板行
則其傳不廣傳不廣則各私其所藏莫克是
正遂刻之夔門以俟來者嘉定庚辰七月望
日東徐丁黼書

越絕卷終

予台生意得天子傳我絕書以為不能莊騷句回之得天子
傳曰此校本書善越絕為沈寤業刻中未易讀也今
此書乃以年苟與漢非大單行穆天子傳並禁之以難好讀
二書書若惜不取業刻一校日珍督記 癸巳年

